

周清外史

卷七

4
22
1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冊	一 号	一 架	四 函	屬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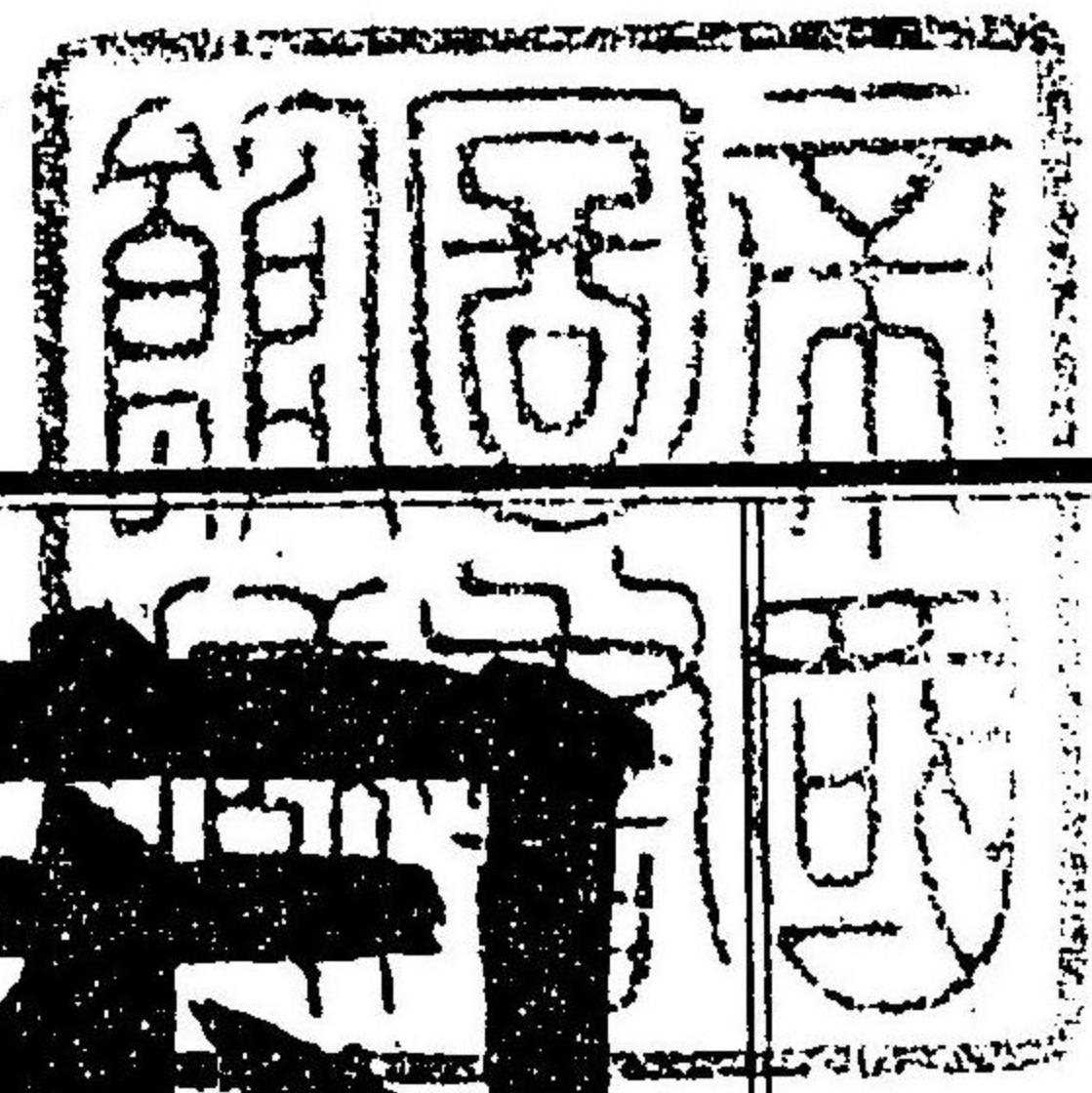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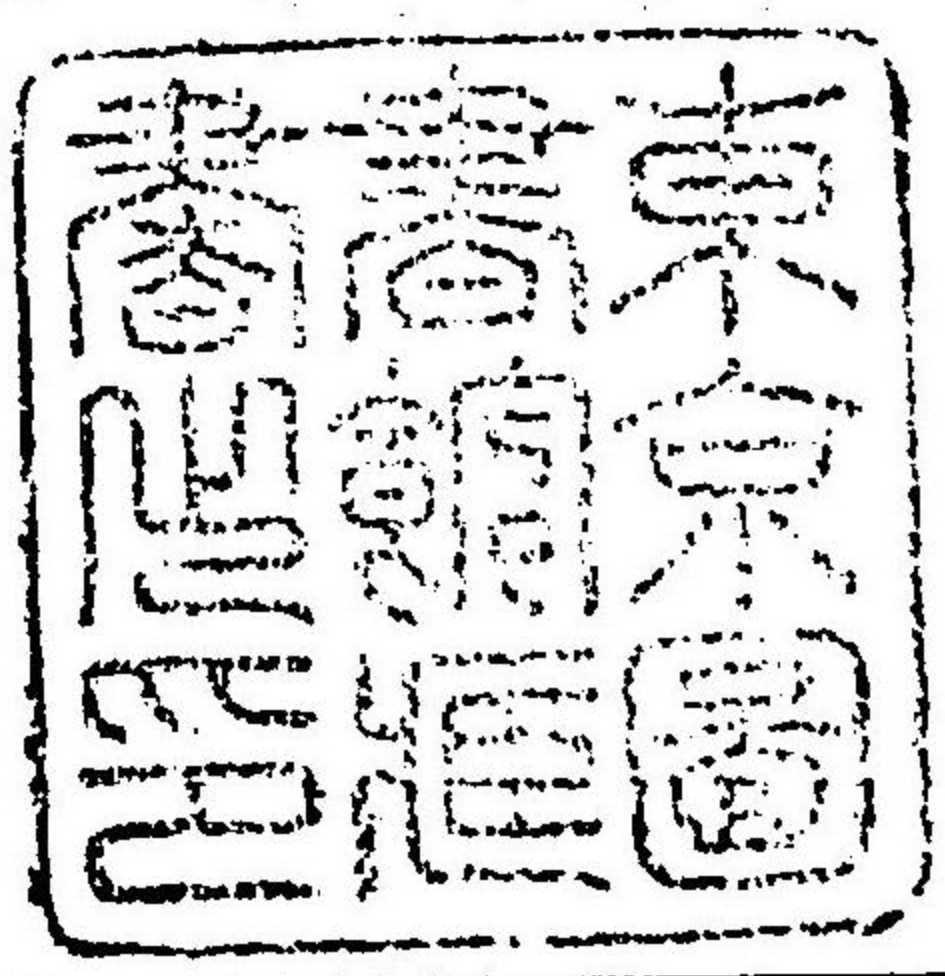
外史

馬杉
繫著

周清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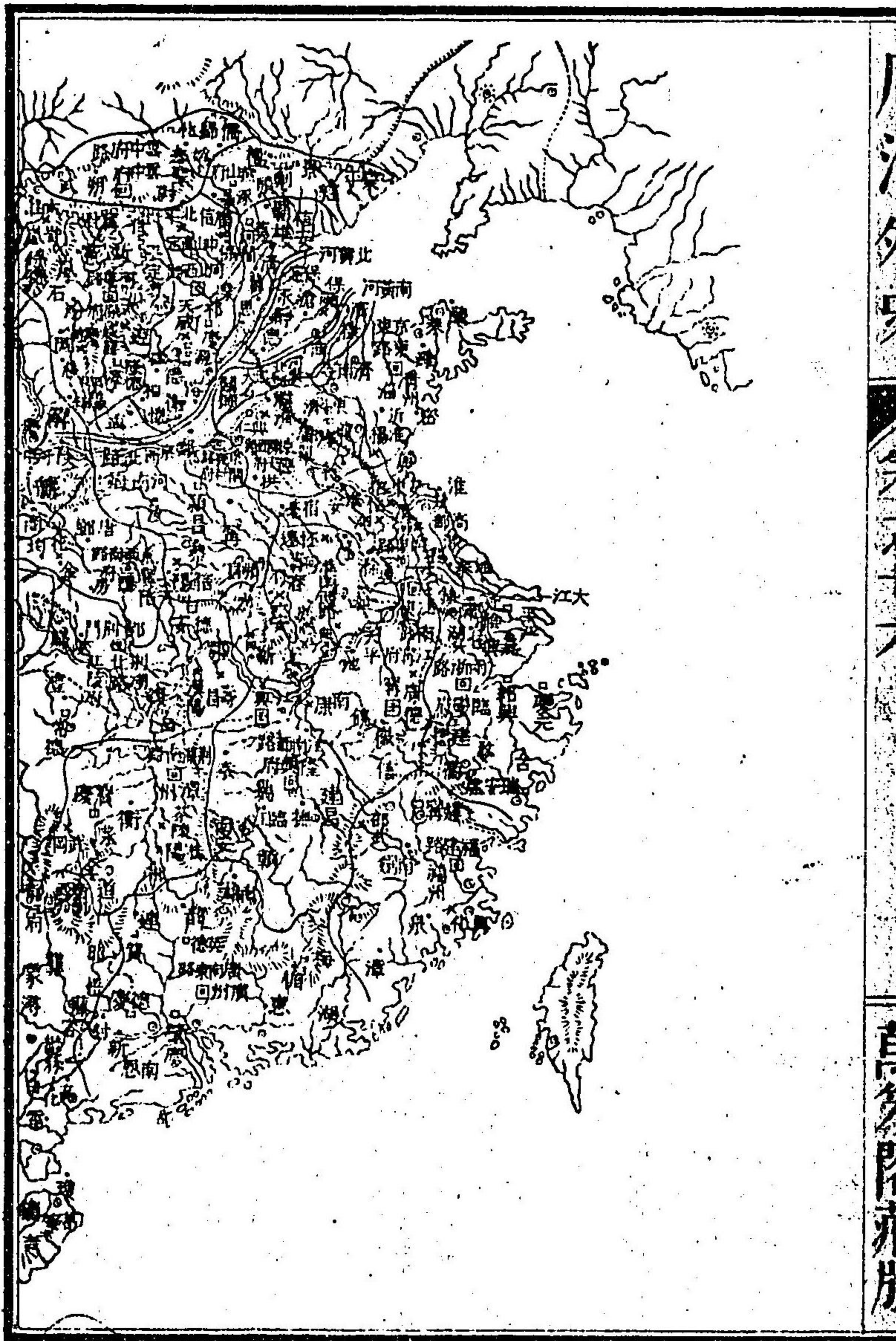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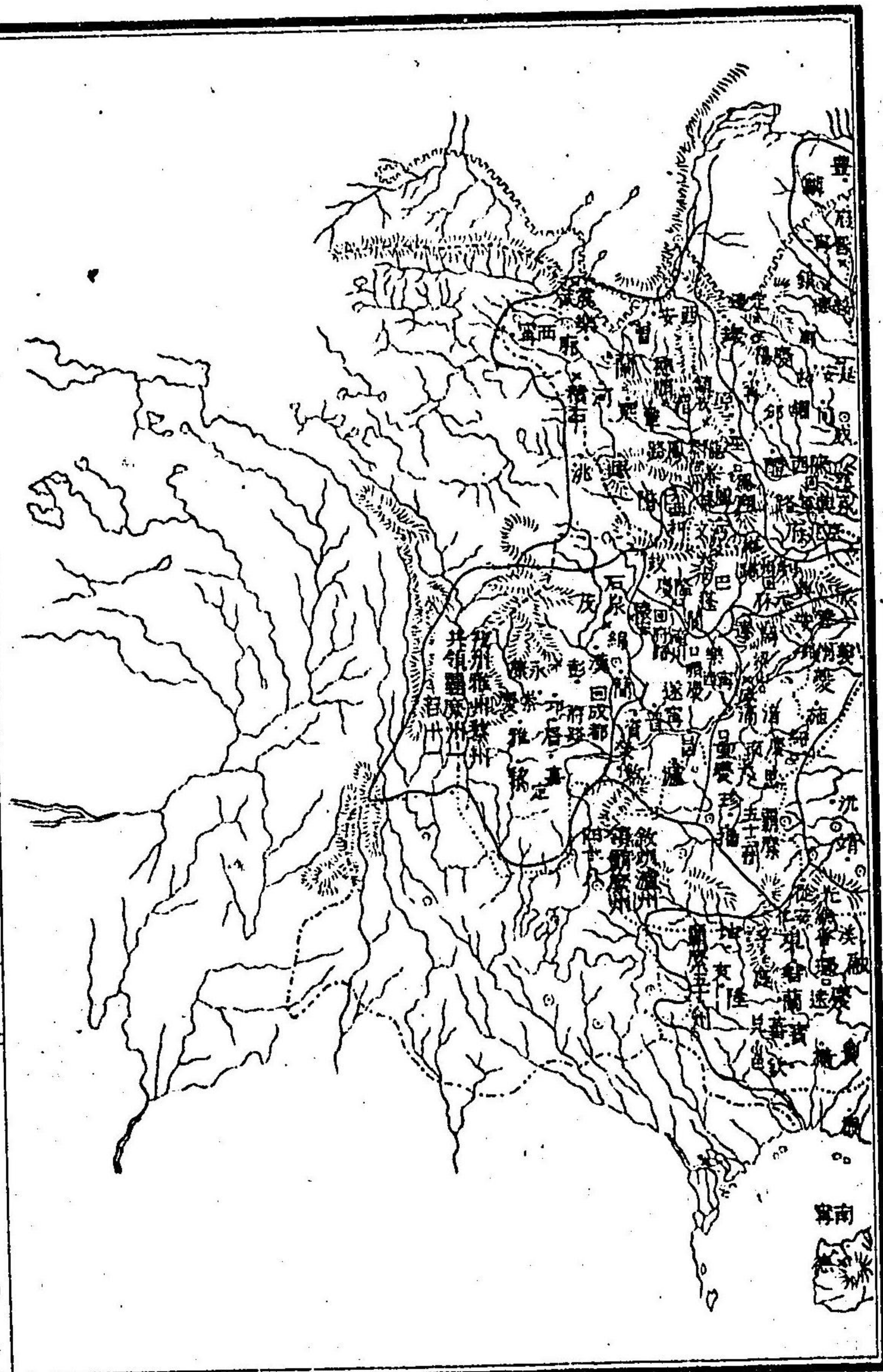
宋

十六



南
地
理
志
圖

司
清
外
史
卷
之
一
一
南
地
理
志
圖



姓趙 漢京兆尹趙廣漢之後

○趙弘殷

宋 太祖 太宗 眞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恭宗 端宗

帝昺 以上都江南 号曰南宋

僭國

遼 太祖 太宗 世宗 穆宗 景宗 聖宗 興宗 道宗 天祚

夏 德宗 仁宗 承天 直魯古 惠宗 崇宗 襄宗 神宗 獻宗

金 太宗 熙宗 帝亮 世宗 章宗 永濟 昇王珣

周清外史卷之十六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 泰園閱

趙氏正記

宋 遼 金

宋之先出於漢 趙廣漢

宋姓趙相傳漢京兆尹廣漢之後後唐明宗時涿郡人宿衛軍校趙弘殷生匡胤於洛陽甲馬營匡胤生而有異呼曰香孩兒為人英敏事後周世宗掌軍政數從征伐立功以宋州節度使入為殿前

都點檢領宿衛兵。及世宗殂。劫少主宗訓及宰相范質等。通行禪代禮。顯德七年正月。即皇帝位於汴京。遂都焉。國號宋。改元建隆。貶周少主宗訓為鄭王。此時南唐南漢北漢蜀吳越南平諸國仍稱帝王。上欲征之。昭義節度使李筠淮南節度使李重進皆周宿將也。聞上即位。忿怒不已。是夏。舉兵相應。圖以討上復周室。上遣石守信等諸將伐筠。筠請援於北漢。北漢主劉崇已殂。子承鈞嗣。乃將兵赴救。筠迎謁。因言。僕受周祖恩。豈不愛死以酬

五代以來始見
三忠臣

李筠李重進死節

周家耶。比漢與周世讐。承鈞不悅筠言。遂引去。上聞之。自帥大兵赴伐。筠大敗。自焚死。重進畏懼。求救於南唐。上又遣守信等擊之。自繼進廣陵即陷。重進謂左右曰。我力盡。唯有死耳。豈與篡賊俱戴天哉。亦自焚死。上既滅李筠李重進。乃欲息兵為國家長久之計。初上在節鎮日。薊州人趙普為掌書記。數與謀議。上甚倚信。至是問謀於普。普曰。唐季以來。帝祚數遷易。由節鎮太重之故耳。漸奪其權。制錢穀。收精兵。則天下自安。語未畢。上曰。卿勿

趙普謀軍鎮削弱

趙普論到

復言。朕已悟矣。由是漸削節鎮權力。又代之以文臣。務要其脆弱。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周宿將也。上欲令之典禁兵。趙普數諫不聽。乾德元年春。下詔召彥卿。普固執不可。上曰。朕听以待彥卿者厚矣。彥卿豈有負於朕耶。普曰。周世宗待陛下已厚矣。陛下何以負之乎。上默然。事遂寢。先是上引周舊相范質。王溥。魏仁浦。列朝奏三相不自安。二年正月。遂俱辭去。於是以趙普為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一日。上自計取太原。而意不決。乃微服

趙普為相

太原北漢主牙

據

趙普論太原

至趙普家。時大雪向夜。普惶遽迎上。普妻炙肉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深寒甚。陛下何以叩臣戶。上曰。吾睡不能著。顧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少天下耶。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上曰。朕欲取太原。如何。普默然。良久曰。此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今若取之。邊患獨歸我。不知先削平諸國。然後下之。則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且試卿耳。先是上以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

南平亡

湖南洞庭湖之南

帥兵伐南平。南平王高繼冲。自其五世祖高季興。據江陵稱王。已五十餘年矣。勢漸蹙。及延釗奄至。舉城出降。延釗引兵進至湖南。擒守將周保權。於是荆南湖南平。保權。周宿將潭朗。節度使行逢之子也。時鳳州團練使張暉。牒察蜀虛實險易。以聞。上大悅。是冬。以王全斌為西川都部署。督劉光義。崔彥進。王仁贍。曹彬等。諸將步騎六万伐蜀。三年正月。王全斌進至劔門。大破蜀兵。擒其將昭遠。趙崇韜。斬首万餘級。劉光義。曹彬亦已分道攻峽中。

伐蜀

大克之。降其將陳愈。蜀主孟昶大懼。召募壯士五千。使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為副。馳向劔門。見我兵整嚴皆潰。蜀主益懼。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者。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泣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矣。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乘勝進。次魏城。蜀主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成都。光義等諸將亦引兵來會。蜀乃平。自孟知祥建國稱帝。至是二世。四十

蜀亡

二年而亡。初諸將發京師至受降。凡六十六日。上遣中使賞其功。速後封蜀孟昶秦國公。上嘗使諜者謂北漢主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君無所間矣。君何為貯甲兵。若欲得中國。宜速來決勝敗。北漢主亦遣諜者報曰。我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吾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承鈞世。不加兵於北漢。開寶元年秋。承鈞殂。養子繼恩嗣。其臣郭無為弑之。立同母弟繼元。上聞之。遣昭義節度

伐北漢

太祖自圍太原不克

伐南漢

使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北漢主劉繼元乞救於遼。遼主耶律述律遣其將撻烈將三萬騎救北漢。繼勳乃引還。二年春。上謀再伐北漢。或曰。欲速則不成矣。上弗從。復遣李繼勳將兵先進。上自帥趙贊曹彬等諸將繼之。築長圍攻太原。遼復遣兵救北漢。上攻太原城。自春至夏。不能下。軍中疾疫。兵多死亡。遂班師。此時南漢主劉鋹舉兵屢入寇。略湖南地方。鎮諸將出兵擊之。互有勝負。詔以潘美為桂州都部署。督諸軍赴討。累戰踰年。南漢兵大敗。

棄所侵湖南地。悉走廣州。潘美聲言順流直攻廣州。廣州久不受兵。民不習戰。南漢主亦怛承平。不以為憂。語左右曰。湖南本非吾有。今北師取之。其意乃足矣。吾知不復南也。獨宿將李承渥不聽。將十餘萬人出陣於蓮花峰下。以備。已而潘美等諸軍赴擊。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兵十餘人。皆執長矛。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素知之。乃集勁弩亂射。象奔蹏。乘者皆墜。及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南漢主窮迫。不知

潘美敗南漢兵

所為。近臣郭崇岳等帥兵六萬。浚廣州東濠。屯馬逕以禦。四年二月。潘美攻克英雄二州。降其將潘崇徹。進軍馬逕東。馬逕距廣城僅十里。南漢主畏懼。欲出降。郭崇岳止之。益為扞禦之備。使別將植廷曉領前軍。據水而陣。自為之後繼。美遣兵濟水擊之。廷曉力戰死於陣。崇岳走還馬逕。美乘夜遣兵縱火。以焚其柵。南漢兵大敗。崇岳死之。美進取馬逕。南漢主劉鋹出降。美囚鋹及其宗室官屬。悉送京師。南漢自劉隱自立稱帝。至是五世。五十三

南漢亡

年而亡。上以潘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釋劉錡罪。封恩赦侯。一日上幸講武池。召錡。時從官未集。錡先至。上把卮酒賜錡。錡疑酒中有毒。辭而不飲。上笑曰。朕推赤心以賜卿。安有殺人。即取錡酒自飲。錡大慙謝。六年春。故周主郭宗訓殂於房州。謚曰周恭帝。是夏。趙普罷。普沈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佐上征服四方。而獨在相位已十年矣。大理寺判官雷德驥嘗疾普擅增減刑名。直詣講武殿奏曰。趙普恃權。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上叱曰。鼎鑪尚

周恭帝殂
趙普罷相

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手引柱斧擊折其二齒。下詔貶黜。德驥之子有鄰。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結。屢譖普專恣。至是上始疑普。普不自安。遂出為河陽節度使。居正代為相。上用普進言。封皇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以光義弟廷義為侍中。皇子德昭為同平章事。以此居正徒備相員耳。普既至河陽。上書勸伐江南。上亦已議之。而憚師無名。獲普策大悅。七年春。遣使諭南唐主入朝。此時南唐主李璟已殂。子從嘉嗣。更名煜。自金陵

煜書

伐南唐

遷居南昌。輒欲奉命入朝。其臣陳喬張洎諫止之。南唐主李煜遂稱疾不朝。是秋。上命曹彬潘美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赴伐。先是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上每恨之。乃戒彬等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勿煩急擊。以要功。宜廣威信。使敵自歸。頃也。又授劔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以此劔斬之。於是諸將皆失色。是冬。諸軍進渡江。吳越王錢弘俶亦奉命。將兵五方向常州。以伐南唐。八年。自春至秋。諸軍進戰皆克。南唐主危殆。遣學士

徐鉉詣京師。請緩師以全一邦之命。上弗許。鉉入見。上論辯請求不已。上按劔怒曰。何須汝多言。吾知江南無罪。然但要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去。是冬。江南將朱令贇自湖口進。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以絕我後道。曹彬遣別將王明劉遇等擊之。令贇縱火力戰。會北風甚。火反焚令贇軍。兵衆潰亂。明遇乘機。水陸合擊。遂擒令贇。時南昌既陷。南唐主走保金陵。聞令贇軍敗。衆心沮喪。勢亦愈蹙。曹彬攻之。

日急。金陵乃陷。南唐主李煜率臣僚詣彬軍門請罪。彬分兵護送京師。更下令諸軍嚴禁抄掠殺戮。以此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其旋師唯齋圖籍耳。又請上賑恤江南士民罹鋒鏑者。人皆服彬仁厚。九年正月。南唐李煜至京師。上釋其罪。封違命侯。南唐自徐知誥復姓李稱帝。至是三世三十九年而亡。二月。吳越王錢弘俶入朝。賀大捷。上引見優待。賞賚甚厚。臨其歸國。賜以一黃袱。封緘甚固。戒弘俶曰。途中宜密觀。弘俶歸浙東。啓視之。則群臣乞

南唐亡

祇音伏以黃綱
色纏者

拘弘俶之章疏也。弘俶畏懼。每視事。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吾豈敢寧居乎。其敬畏如斯。是春。上如洛陽。欲留而都焉。郡臣皆諫。上又欲西遷長安。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晉王光義固請還汴京。上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既削平四方。天下歸一。而獨北漢未下。八月。上命潘美等五將帥兵伐之。別遣郭進等諸將攻河東諸州。諸軍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下。北漢主劉繼元

天下歸一而北
漢未下

太祖崩

告急於遼。遼主耶律賢遣兵救之。時上寢疾。謂近臣曰。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十月。上崩。謚太祖皇帝。帝性孝友。節儉。不事矯飾。不喜殺戮。勝敵必赦俘虜。死取城必賞將士。功以此削平諸國。戡定天祐以降七十年間之禍亂。其始建國與梁晉周所為亦不甚異。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族皆頌從。遂開子孫十八世之業。亦甚異於梁晉周所為。此無他。名教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漸洽於民也。太弟晉王光義奉遺

梁晉周皆過其主受禪

太宗即位
吳音烟

制。即皇帝位於汴京。更名吳。改元曰太平興國。以太祖二子德昭德芳為親王。弟齊王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友愛之意。三年夏。吳越王錢弘俶入朝。已而乞歸。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弘俶遂決策。上表悉獻兩浙之地。上嘉納。更封弘俶淮海國王子弟僚佐。授官有差。吳越自立稱王。至是七世。凡七十四年。乃平。先是潘美等諸將攻太原。遇先帝大喪。班師。四年春。上更議伐太原。同平

吳越平

太原屬河東

章事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惟樞密使曹彬力贊之。上乃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督諸軍令攻太原。又別以郭進爲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路。遼主聞之，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上曰：「河東逆命已久矣，我出師以問其罪耳。」使者歸告遼主，遼主即遣耶律沙及敵烈等帥兵復救北漢。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郭進急擊之，遼兵大敗。敵烈等驍將皆死，會耶律斜軫帥後軍至，進退屯石嶺，其將

太宗自臨陣攻太原
潘美敗北漢

田欽祚恣爲姦，數加凌侮，進不能禁之，遂縊而死。上聞而悼惜，詔追贈郭進官爵，命別將牛思進代守石嶺。於是遼兵不得進。此時上既發汴京，自臨陳督諸軍。四月，潘美等大敗北漢兵，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北漢外援不至，餉道既絕，城中大懼。上自督戰益急，城中危迫，將士降亡甚多。上慮害城中良民，麾兵少却，遣使諭降北漢主劉繼元。再三，繼元遂出降，詔封繼元彭城郡公，毀太原城，悉焚其廡舍，使人莫復據於此。北漢自周廣

北漢亡

順元年。劉崇自立稱帝。至是四世。二十九年而亡。上乘勝進攻幽薊二州。二州屬遼所部。遼主出師拒之。我衆大敗。上乃班師。自是與遼好絕。初征幽州。諸軍夜驚。忽失上所。在。因有謀立太祖長子德昭者。上聞不悅。及還。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未晚也。德昭畏怖。退而自刎。後二年。弟岐王德芳亦薨。於是太祖之胤皆盡。秦王廷美始不自安。上以傳國意問於趙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以此廷

太祖胤盡

太祖傳位於弟
光義。光義亦欲

得位於弟廷美
趙普諫止。遂及
之。
趙普再爲相

趙普退老

美益怏怏。時宰相盧多遜專政。內外皆依已。上患之。復以趙普爲相。諷多遜引退。多遜貪位不能決。遂密通秦王廷美以圖。上聞而大怒。命下御史獄。拷治得實。上益怒曰。廷美多遜。詛咒顧望。大逆不道。詔流多遜於崖州。貶廷美涪陵公。尋遷房州。八年冬。宰相趙普以年老罷。上賜宴作詩。以慰普餘生。宋琪。李昉。代爲相。上既與遼絕。遼主憤怒。出兵屢寇邊。上欲大舉伐之。議未決。雄州知政賀懷浦。將兵久屯關北。好議邊事。雍熙三年春。得幽燕地

關北。瓦橋。岐溝
二關之北。皆謂

閩北其南稱閩南李唐以來通語也

大舉伐遼

圖以獻。且言遼主賢已殂。其子隆緒嗣立。年尚少。母后蕭氏專政。寵倖用事。我兵乘間伐之。取幽薊。易易而已。上信之。以曹彬為幽州道都部署。崔彥進為副。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為副。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三州都部署。楊崇為副。出雁門。以伐遼。上欲自將後軍繼之。給事中李至上疏言親征不可。上乃止。夏州李繼捧。本姓拓跋。前唐之時。自其祖賜姓李。子孫相襲。領夏銀綏宥靜五州。及上之時。繼捧

夏州李繼捧賜姓趙

諸軍大敗

入朝。獻其四州。上優詔。賜姓名曰趙保忠。更授舊五州節度使。其弟繼遷憤怨降遼。數入寇邊。至是曹彬先鋒李繼隆破遼兵。及繼遷於涿州。繼遷走入遼。此時米信田重進等諸將連戰皆克。彬乃謀合勢。進取幽州。五月。遼將耶律休哥以精騎二萬來擊。遼主隆緒及母后蕭氏將大兵繼之。彬與別將米信引兵少却。休哥追躡。大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擊。溺者無算。彬信南趨易州。瀕沙河而襲。聞休哥引兵

復至。士衆驚潰。死者過半。休哥請乘勝略河東地。菁后不許。引兵還燕京。上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退屯定州。潘美戍代州。遼別將耶律斜軫帥衆十萬至定安。蔚州守將賀令圖逆戰。敗績。死者數萬人。斜軫進陷蔚州。潘美聞之赴救。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別將楊業王銑賀懷浦等進戰於石碣谷。又大敗。懷浦死之。業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馬亦重傷。不能進。遼將耶律奚底射殪業。擒其子延玉。於是雲應寰朔四

楊業戰死。贈大尉。旌將官。

李繼遷賜姓趙。繼遷再叛。復姓李。是爲西夏皇帝祖。

州守將皆棄城走。斜軫復進。悉取其地。上聞之。慟惜。詔贈業太尉。旌美彬信彥進等諸將官。深悔信懷浦言伐遼。自是後。遼屢入寇。連歲不絕。每以叛將李繼遷爲先導。上命其兄趙保忠圖繼遷。繼遷遂歸順。上乃賜姓名趙保吉。已而復叛。保忠遂巡不討。遂俱叛。復姓李。初趙普爲相之日。四方削定。唯不欲伐太原。普罷之後。寇亂果起。時人稱普謂長於吏道。普素寡學術。太祖嘗勸普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廷有大議。輒闔戶自取一書閱之。及

真宗北征至大名府府在定州

太宗崩真宗立

卒家人視其書則論語也。普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其餘宋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為相，亦皆一時名士也。然不有謀議制外寇，永遺宗家禍難。上在位二十二年矣。改元五，大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謚曰太宗皇帝。太子恒即位，改元咸平。遼屢入寇，連陷河朔數州。高陽關守將唐保裔為遼兵所圍，死之。上驚懼。二年秋，自將大兵出禦外寇。是冬，進至大名府。遼人引去。明年春，上

夏州李保吉敗先子德明嗣

班師。夏州李保吉復入寇。五年春，攻陷靈州。六谷酋長潘羅支與官軍戮力擊之，不克。六年冬，保吉陷西涼，勢益張大。羅支偽降，保吉受之不疑。羅支俄以部兵攻保吉，保吉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告哀於遼，遼主贈保吉官，尋封德明為西平王。靈州鎮軍曹瑋表請曰：保吉已死，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復制也。願假臣精兵數萬，出其不意，擒德明必矣。乃復西夏地。此其時也。是時趙保忠既內附，上欲招降德明，不許瑋所請。然德明

遼大舉入寇

遂不降。舉兵攻潘羅支。以復父仇。景德元年冬。遼主大舉入寇。諸將拒戰。皆敗。遼將蕭撻覽乘勢南進。衆號二十五。中外震懼。先是。叛將王繼忠在遼軍。屢言和交之利。遼主以爲然。遣使齎繼忠書來議和。上欲許之。遣曹利用詣遼軍。時遼將撻覽引衆抵澶州。參政陳堯叟。蜀州人也。請幸蜀以避虜鋒。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對曰。彼既議和。又來爲寇。其意不測。不如幸澶州以禦之。準又奏曰。臣欲斬議南幸者。繫鼓然後北

寇準定親征議

李繼隆大敗遼軍殺其將蕭撻覽

伐耳。於是堯叟欽若等皆懼。遂定親征之議。上即發汴京。進至衛州。前軍李繼隆與遼兵大戰於澶州。伏弩手少却。撻覽不之察。自督戰。追繼隆。中弩死。餘衆慄進。亦多中弩。遂大挫衄。寇準及侍衛將高瓊等。勸上渡河直入澶州。準等先登澶州北城。張天子旗幟。諸軍望見。皆踴躍呼萬歲。聲震澶淵。遼兵奪氣。悉引去。於是以軍事委寇準。留守北城。上乃還京師。曹利用已在遼軍。議和。遼本欲得閔南數州地。利用不聽。乃欲得歲賂百萬。利用又不

與遂好和結兄弟約

聽遂以歲賂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宋為兄稱南朝遂為弟稱北朝交取券辭兵王欽若不悅二年夏累表辭參政改拜資政殿學士嘗謂上曰陛下敬寇準已甚為其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春秋小國尚所恥也又嘗曰澶州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上由是寢疏準三年春遂罷準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更以王旦為相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上既納欽若言罷寇準乃問曰何以拭北朝盟約之恥欽若知上厭用兵詐對曰攻取幽薊乃可

孤注盡財賭博也

拭音職掃清也

祭九天司命

上令思其次欽若曰封禪泰山鎮服四海乃可由是數祭泰山起天慶觀祀聖祖聖祖趙氏上祖也更追號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召方士禱壽福太平已而有天書降於承天門欽若堯叟等首稱其祥瑞上亦大悅詔改元曰大中祥符時無外寇之患大營禁宮殿日以祭鬼神為事首相王旦久在位因循曲從不能以正道輔上時人比之馮道云上在位二十六年矣謚曰真宗皇帝太子禎即位年十三劉太后稱制改元天聖宰相丁謂用事竄

馮道五代毒相

真宗崩仁宗立

夏州李德明卒
子元昊稱帝國
号夏

寇準為雷州司戶。參政王曾奏其專橫。貶謂崖州司戶。時人快之。先是夏州李德明歸順。封為夏王。明道元年冬。德明卒。子元昊嗣。初元昊數諫德明。勿臣於宋。德明不可及卒。元昊自謂衣皮毛。事畜牧。蕃人所便。英雄唯當圖霸耳。何屈膝仰中國。錦綺之風。因避父諱。廢年號。明道。建元曰顯道。國號夏。據西夏十五州地。自立稱帝。二年春。劉太后崩。稱制十一年矣。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至是上始親政。適元昊舉兵。將攻延州。西邊騷然。朝廷多事。

宰相張士遜。怛太平。更無所補。諫官韓琦上疏曰。政府豈養病之坊耶。士遜慙懼辭職。呂夷簡復為相。用韓琦。范仲淹為邊帥。遼人聞西邊事起。遣使來求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論難往。返數四。力拒其割地。遂增歲賂銀絹各十萬。定和議。西夏李元昊既僭立。然韓琦。范仲淹等。部署河西。關中。兵守要衝。元昊不得大逞。慶曆二年春。因仲淹請和。仲淹遺書戒勅元昊。令去帝號。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詐謀也。命諸軍益戒嚴。自巡視邊備。行

韓琦與李元昊戰敗績

至高平。元昊果遣眾寇渭州。琦令諸將擊之。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繼至。大戰於六盤山下。官軍敗績。副總管任福。涇原都監桑懌。西路巡檢劉肅。及先鋒武英。王珪等。皆力戰死之。唯先鋒朱觀部兵千餘。據險亂射。殺傷萬餘人。元昊收餘眾引去。琦上書。自劾指麾失宜。待罪。詔削其官。徙知秦州。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怒焚之。朝議咎其專恣。貶為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已而琦仲淹表請合鄜慶涇三州兵。及隴右諸羌部眾。復所亡之地。大

韓琦范仲淹大城於涇原

子囊楚令尹郢楚都也。兵伐楚時。子囊勸楚子城郢。遂不能守。

咸平二年。真宗北征至大名府。明年還京師。

築城寨於涇原。涇原。夏州要衝也。自此寇盜稍少。三年夏。遼人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謀城洛陽。宰相呂夷簡曰。此楚子囊城郢之計也。一旦使虜得渡河。雖高城深地。何可恃。我聞北虜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制也。宜建都大名。示車駕親征之意。方足以挫虜勢。上制可。詔以大名改為北京。大城於真宗嘗駐蹕之地。以王德用為定州三路都部署。時德用在定州。拜命益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卒勇悍。皆可用。遼主聞之。遣人來

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適足以服外虜也。明日大閱於郊，旗鼓整嚴，士卒鍊熟。來覘者視之，畏服。歸告遼主，遼主知其有備，遂罷南侵。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改元九。天聖、明道間，劉太后垂簾之政也。而內外嚴肅。景祐以來，政由上出。寶元、康定、慶曆際，西部多事。然君子在朝，勇將守鎮。至皇和至、嘉祐，承平無事。王素、歐陽修、余靖、蔡襄、杜衍、司馬光、蘇洵等，一時名士，屢諫疏，言國家愛育之要，以此朝廷恭儉之德，洽於天下。自即位至

仁宗崩
英宗立

兩宮上及太后

升遐終始如一。謚曰仁宗皇帝。先是太宗曾孫宗實立為皇子，更名曙。至是入繼位。改元治平。曹太后同聽政。上慎靜恭默，無所獻為，而遇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悅，遂共為譏間。於是兩宮頗生隙。宰相韓琦參政，歐陽修等調護之。責宦官任守忠、交間兩宮之罪，放蘄州。由是中外懾服。然上素多病，不能視朝。立長子穎王頊為太子。在位僅四年而崩。謚英宗皇帝。太子頊即位。初，英宗時，議崇奉生父濮王之禮。韓琦、歐陽修欲稱皇考。司馬光、范鎮、呂

英宗崩
神宗立

誨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以爲不可。修乃罷。范鎮等五人會英宗疾病。議亦遂不決。然言者往往詆修不已。修遂罷。韓琦亦尋罷。知江寧府王安石。以言必稱堯舜入對。爲翰林學士。未幾進參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爲太平可立致。熙寧二年夏。呂誨司馬光入對。途相問。今日所謂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新參指王安石。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可見。

呂誨與王安石

其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光思之未得。誨所說。君實。光之字也。是日。呂誨入對。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內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文言而飾非。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者。必安石也。疏入。已而誨

王安石斥呂誨
呂公弼

上表辭官。安石亦表請去就。上遂出誨知鄧州。誨已听斥。安石益橫。呂公弼與安石不協。安石疾其不附已。乃欲斥之。公弼弟公著言於上曰。惟人君去徧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矣。上善其言。而不能用。公弼公著皆夷簡之子也。安石為人奇僻。連創新法。以收利權。多與呂惠卿謀。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以嘲弄之。蘇軾。蘇轍。劉琦。范純仁。趙抃。孫覺。程顥。呂公著。范鎮。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唐介。呂陶。張繪。孔文仲。

安石為相

等皆以議新法罷官。宰相富弼。曾公亮亦前後相繼罷。安石代為相。惠卿以下附黨安石者皆至顯要。然州縣囂然困新法。朝士亦多言其非。七年春。詔免安石。以韓絳代之。時遼主聞士民愁苦之狀。乃欲覘中國動靜。以邊民爭地界為名。遣使來議之。詔遣太常少卿劉忱就代州境上論難。踰年不決。韓絳弟縝代忱爭辯。久之不決。召安石再為相。議疆事。安石曰。遂欲取之。必先與之。於是議始決。以分水嶺為界。遣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

安石割河東地
七百里與遼

交趾入寇

西失地七百里。異日興兵之端。蓋啓於此。時人言。安石非害當世而已。亦遺百年之患。初安石立互市法。中外不為便。交趾人屢表疏訴之。不得達。是冬。大舉入寇。三道北進。連陷欽廉二州。殺戍兵八千人。九年春。圍邕州。守將蘇緘。悉衆拒戰。久之。外援不至。城遂陷。緘自焚死。交人盡屠其兵五万八千人。乃作露布表。旌言中國設青苗助役之法。又制內外互市之法。以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聞之大怒。以郭遼趙高為招討使。將兵赴討。

勞音芳
王安石罷相自
悔新法非

是冬。安石之子雱死。悲傷不自堪。遂解職。深悔為呂惠卿所誤。先是參政吳充。數言新法不便於上前。及安石罷。詔以充為相。西京留守司馬光等上疏。首請罷青苗助役保甲互市等諸新法。以除煩苛。誅求充不能用。是時南征諸軍進次長沙。招討使郭逵分諸將先向邕廉二州。而自將大兵西至富良江。交人以戰艦逆戰。官軍不能前。副使趙高。分遣部兵伐木治攻具。彈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交趾王子洪真。交人震懼。皆

郭達趙尚破交趾兵

降富良江。距交阯國都。不甚遠。然官兵八万人。自春至秋。冒暑入瘴地。至是死者過半。以此郭達不敢渡江。得廣西數州而還。知慶州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乃諜報言。夏將李清。本秦人。說夏主秉常。以河南來歸。秉常母梁氏惡之。遂誅清。幽秉常。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上然之。元豐四年秋。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伐夏。孫固。呂公著等。陳其不可。諫止之。上弗聽。命隴右渭北諸將。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酋長董氈。引兵會師。都虞侯林

伐夏不克

廣先進。敗夏將乞弟於納江。拔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西逃。廣帥兵深入追乞弟。無日不雨雪。兵士疾病死亡頗多。竟不獲乞弟而還。督將李憲帥熙秦二州及吐蕃兵三万進。復古蘭州。別將种諤。高遵裕。劉昌祚等。亦各帥兵數万。行敗夏兵。時夏衆號三十万。分道出拒。遵裕。昌祚合兵次磨移隘。夏兵十餘万來擊。昌祚扼險逆戰。大破之。遂薄靈州。殆拔城。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引兵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

以灌營士卒凍溺遂潰夏人追擊遵裕盡失士卒。僅以身免。昌祚亦退還涇原。种諤等諸將戰不利。遇大雪食乏。遂皆引還。督將李憲次於葫蘆河。亦遇大雪而退。是役也。自秋至冬。兵士戰沒凍死。殆八萬人。而諸將皆無所獲。上聞之曰。朕以孫固呂公著言為迂。今悔無及矣。八年正月。上崩。在位十八年矣。蓋神宗皇帝。帝即位之初。勤儉勵精。將大有為也。一旦為王安石所誤。其罷去後。用事者亦多。安石之黨也。竟為天下憂。嘗憤北虜倔强。慨然

神宗崩

哲宗立

有恢復幽燕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遂圖北伐。靈州之敗。始知用兵之難。乃息念征伐。太子煦即位。明年改元元祐。是春。右司諫王覲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皆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燕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亦連章論確罪。時上尚幼。高太后同聽政。不忍悉斥之。先出確知陳州。惇。縝。璪。但罷政。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

司馬光為相

射執政。光會罹疾。而青苗助役保甲互市之法。未廢。乃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與右僕射呂公著書。託除四害。未幾。王安石所創新法悉罷。安石免歸。在金陵。聞新法罷。悵然曰。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公亮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光也。光為相。八月而卒。高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詔贈太師溫國公。華夷士民聞光卒。咸哀惜。蘇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嘲侮之。光之卒日。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頤不

司馬光卒。詔贈溫公。

程蘇分派立黨。散地散位。謂開散也。

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叔孫通制此禮也。願怒。二人遂成隙。其門人互分黨相詆。有洛黨。蜀黨。朔黨之稱。洛黨以程頤為首。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呂陶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王安石之遺黨。皆所在散地。銜怨入骨。陰伺間隙。呂公著代司馬光執政。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遂罷頤軾。分處安石黨於僻遠。京師乃靜。寧。純仁。沖淹之子也。八年秋。高太后寢疾。謂大防

一番人指章惇言姦譎尤甚也

女中堯舜

純仁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請公等思量之。尋崩。太后聽政九年。抑絕戚族私恩。進用故老名臣。悉廢新法苛政。力復故事舊規。以至公御天下。邊寨但嚴守備。夏人數侵掠。不敢討之。邊將嘗擒西蕃盜帥鬼章。以獻。太后釋而不誅。以招其部屬。於是宇內綏定。當世名士畢集於朝廷。君子之盛。以慶曆元祐並稱焉。時人稱為女中堯舜。明年春。改元紹聖。上始親政中。

哲宗崩徽宗立

外洵洵。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言時務。上弗納。召章惇再為相。追貶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孫固等已死者。貶竄呂大防范純仁等數十人。章惇。安惇。蔡卞。蔡京等用事。元祐之政。壞矣。天下怨疾。作二蔡二惇之謠。以非謗。元符三年正月。上崩。謚哲宗皇帝。無嗣。中外危懼。章惇等迎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佖。佖乃即位。復進用范純仁等二十餘人。追復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官。是秋。葬哲宗。章惇坐不恭。罷相。尋遠竄。已而安。

金起

惇。蔡卞。蔡京。相繼免。上即位之冬。改元曰建中靖
 國。一年而改崇寧。宰相曾布罷。蔡京復入為相。蔡
 卞執政。再籍元祐黨人。立姦黨碑。北虜居遼東黑
 水者。曰女真部。甫辰遺種也。部落有七十二。兵衆
 强悍。舊屬高麗。而久不相通。及遼人都燕京。與之
 相交通。崇寧之初。遼將青海里。亡入女真部。遼主
 遣兵討之。不克。女真部首完顏盈歌。舉兵殺海里。
 獻首於遼。遼主耶律天祚。刑賞僭亂。荒於禽色。盈
 歌。兄子阿骨打。沈毅有大志。嘗困遼人誅求。乃說

完顏姓盈歌名

金起完顏阿骨打起兵

盈歌曰。彼貪婪無厭。功勳無賞。而其兵易與。何區
 區頓於一方耶。遂勸之反。大募兵衆。高麗王聞之。
 遣使通款。已而盈歌死。阿骨打為酋長。先是西羌
 煽結謀亂。宰相蔡京患之。以王厚童貫為督將。合
 洮西兵十萬赴討。官軍連戰皆克。政和元年春。童
 貫既討平西羌。自謂遼亦可圖。上乃以貫為朝使。
 往覘形勢。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也。內行汚亂。遼人
 斥之。童貫至燕京。植潛見貫。語取燕之策。貫大悅。
 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獻策曰。女

復燕議起

真恨遼人至骨。而遼主荒淫無道。朝廷若自海路遣使結好女真。與之相約夾攻燕。其國可圖也。議者以為不可。植曰。今中國無事。而遼已亂。此以治伐亂也。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乃大事濟。方在是時。萬一女真逞志。不足以為憂矣。上嘉納。賜植姓趙氏。拜秘書丞。圖燕之議。遂決。當是時。女真既舉兵。攻陷遼東數州。遼遣兵討之。不克。再發遼西諸軍。四路並進。而涑流河一路深入。大敗。於是三路皆退。女真悉略遼東界。步騎號三十萬。勢頗猖獗。

完顏阿骨打。大敗遼師。

阿骨打稱帝國号金。漢人宋史呼戰指高麗人數高。燕王姓高藥師。或其族。

遣使於金。約共伐遼。

遼主自將大兵擊之。復大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五十四州。遂西渡遼水。陷遼西數州。建國號金。酋長完顏阿骨打稱帝於涑流河上。更名旻。自其起兵。至是五年矣。宣和元年春。漢人高藥師者。泛海至登州。具言女真建國。連破遼師之狀。登州刺史王師中。以聞。上詔蔡京童貫共議。買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泛海如金。約共攻遼。金主亦遣使來議。取燕之策。蔡京遣趙良嗣往金。約曰。金取遼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且約而軍所向。自

是使者數相來往。會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諸將赴討。踰三年而始平定。北征乃起。宣和四年春。金人既克遼京。引兵至松亭關。待我兵至。遼主震懼。奔雲中。遂入夾山。留燕王耶律淳守燕京。以蕭幹為都統。先是宰相蔡京專政。上漸厭之。遂下詔罷京。至是詔太尉童貫及京之子參政。蔡攸帥兵五十萬。北伐遼。至高陽關。東西分道進。遼將蕭幹以鐵騎逆戰。我師敗績。會燕京守將耶律淳病死。幹退軍盧溝河。貫攸復進。逼幹軍。遼將郭藥

大舉伐遼

師以所部來降。貫使藥師問道襲燕。幹引兵還救。途為藥師所敗。死之。燕將李處溫以大兵擊藥師。藥師大敗。僅以身遁。處溫乘勝渡盧溝。我兵不能

諸軍不利

支。遂大潰。處溫悉銳追擊。我兵死者無算。貫攸懼。無功獲罪。遣使金軍。請取燕京。金主即三道進兵。入居庸關。燕人迎降。遼諸將在燕者亦皆詣金軍門而降。五年春。金主遣使來言曰。用我兵力下燕京。其地則宋可取之。如租稅宜輸於我也。宰相王黼曰。輸租稅非約也。乃遣趙良嗣往燕議之。歲幣

金人下燕京

復燕

輸遼舊額之外更增百万以代租稅且求雲中地
 金主不聽僅割燕京及遼西六州地議乃定四月
 童貫蔡攸入燕金人悉收職官金帛子女東還所
 餘空城而已貫攸失望遂班師詔罷童貫以燕京
 改為燕山府王安中郭藥師為同知譚稹為燕山
 路宣撫使已而金主遣使詣宣撫使求趙良嗣所
 許糧二十万譚稹不與金人由是大怒先是遼將
 張穀守平州金主使人招穀穀不應已而歸附於
 我趙良嗣曰金既圖取平州今我納穀必招金兵

譚稹納遼人張
 穀降金人怒

譚稹不聽此時河北山東連歲凶荒饑民並為盜
 張仙張廸高托山等各擁眾十餘万所在蜂起不
 可得而制夏人亦舉兵侵武朔二州譚稹遣兵擊
 之夏人不即退金人亦怨譚稹已深遂遣兵襲平
 州朝議罪譚稹措置乖方命罷職以童貫代之罷
 王黼復命蔡京領三省事京凡三廢黜至是雖當
 要路耳目昏眊不能視事使季子條代判奏事條
 性黠鷲恣為姦利竊弄威柄同平章事自時中李
 邦彥等徒備員耳七年春遼主天祚畏中國不可

金人擒遼主

遼亡
西遼

抗將奔西夏。潛出夾山。至天德。金人聞之。遣兵追躡。遼主徒步。晝夜西走。途次大雪。糧食已絕。從者多散亡。遼主僅至應州新城東。為金將婁室等所虜。遼自阿保機稱帝。至天祚九世。二百十年而亡。天祚弟耶律大石。率餘眾西走。據起兒漫稱王。是為西遼。金主怒。譚稹所為。遂怨朝廷。攻陷平州。致書請獲張鼓。朝議命燕山知府王安中。縊殺鼓。送首於金。金主語其下曰。吾欲獲張鼓而甘心焉。中國專殺之。此使吾心不下也。乃議大舉入寇。時蔡

金人大舉入寇

條假父京威柄。擅權用事。自時中李邦彥等惡之。發條奸私劾奏。黜條及京。時中邦彥當國。聞金將入寇。大募糧兵。河南淮南江東凶饑。民多流亡。糧兵俱不至。時中邦彥等憂之。叛將劉彥宗及遼人耶律余覲等。言金主曰。中國凶荒。民散。大臣奸私用事。今而伐之。必克矣。金主意決。是冬。以粘沒喝為都元帥。谷神為右監元帥。耶律余覲為左監元帥。慳懶。閣母並為南路都統。劉彥宗為漢兵都統。蕃漢步騎凡四十八萬人。金主第三子幹离不總

童貫棄守逃

監之。自平州分道逼燕山府。宣撫使童貫郭藥師等治兵扼要衝。貫見金兵甚盛。棄守逃歸。太原守將張孝純嘆曰。童太師平時挾幾多重威。及臨事乃畏怯鼠竄。何面目復見天下士乎。貫時為太師。廣陽郡王。孝純使別將冀景孫。李靖。出守朝代二州。兵僅二千人。三將力戰。殺賊數千人。然衆寡不敵。遂為粘沒喝所敗。三將皆死。朝代乃陷。粘沒喝進圍太原。孝純力拒踰月。郭藥師以四万五千人守檀薊二州。迎戰於白河。為幹离不所敗。遂降。

張孝純守太原

郭藥師降賊

賊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賊有。幹离不已得

藥師。益知中國虛實。因以藥師為鄉導。長驅南下。

上聞之。命武威節度使梁方中。帥宿衛壯士守黎

陽。何灌謂白時中曰。方平提輦下精兵以出。方一

方平不支。何以善我後。不如留之衛根本。時中不

從。蔡攸察上憂懼之意。竊勸內禪。白時中李邦彥

等亦言上曰。金人背約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蹙

然不答。遷定東遷計。給事中吳敏切諫止之。會熙

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等。各將本路

兵入衛。然上日成憂。東遷之意復決。太常少卿李綱謂吳敏曰。今敵勢猖獗。上非傳大位於太子。以謝天下。不足以招徠豪傑。敏曰。若使太子監國。則可也。綱曰。唐肅宗在靈武。不建位號。不足以復邦。公曷不為上言之。敏悟。乃入見。以綱所言具白。上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寇亂。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令天下。若假皇太子以大位。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

李綱入議

徽宗遜位
欽宗立

敵。天下可保也。上遂詔傳位於太子桓。自號曰道君皇帝。李綱復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新主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新主召對。議割地和。金綱言。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外人。新主嘉納。詔拜綱兵部侍郎。新主既受內禪。遣給事中李鄴。至金軍告之。且求修好。金將幹離不弗聽。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上

陳東上書

明言之。太學生陳登率書生數千人詣闕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招賊於內。李彥來怒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激動之。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斬之。以謝天下。此時金將幹離不陷雲中。燕山進拔相瀋二州。梁方平以三萬人守河橋。望見金旗幟。畏怖燒橋而退。河北河東制置使何灌帥二萬人退保滑州。亦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皆無拒戰意。爭先奔潰。金人笑曰。

金人南侵渡河

李綱誅王黼等
奏臣

可謂南朝無人矣。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取小舟濟軍。靖康元年正月。進陷滑州。吳敏李綱奏請誅王黼李彥朱勔。上聞金將幹離不粘沒喝等渡河。下詔親征。白時中切諫。獻東遷策。上即使蔡攸等奉道君上皇東幸亳州。以避敵。百官多逃散。童貫以麾下萬人從上皇而東。蔡京亦挈家南奔。為自全計。時中連請上南幸襄鄧。李綱切諫止之曰。上皇以宗社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都城宗社所在。士

李綱意守戰策

民听聚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士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雖未知兵。然藉其位擁將士以抗賊鋒。乃其職也。時中且懼且怒。綱曰。時中庸懦不足以臨大事矣。臣請以死當之。上即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因畫守戰策。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倉卒幸蜀。李氏宗廟汚於賊手。今四方勤王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既去。上色變。遽下御榻曰。朕不能留戰矣。綱

東京汴京也。宋人以汴京為東京。以洛陽為西京。

明皇唐玄宗

中宮皇后也

綱因畫守戰策。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倉卒幸蜀。李氏宗廟汚於賊手。今四方勤王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既去。上色變。遽下御榻曰。朕不能留戰矣。綱

綱因畫守戰策。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倉卒幸蜀。李氏宗廟汚於賊手。今四方勤王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既去。上色變。遽下御榻曰。朕不能留戰矣。綱

李綱敗金兵於宣澤門

且泣且諫以死止之。上不得已從之。於是禁衛六軍大悅。皆呼萬歲。願以死報國。綱急治守戰具。馳使諸路督兵入援。韓侂不既入汴州。軍卒馳岡上。召群臣議之。李邦彥請割地求和。李綱固執守戰。議上意從邦彥計。遣使詣金軍議和。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擊却之。斬首二千級。官軍大振。居數日。金將韓侂不遣使來言曰。曩日童貫譚稹等背約不贈糧。又納平州張鼓。此棄我好也。請獲貫稹而甘心焉。今中國少主新立。請更制約立誓。宜親

朝議求和

稅音雪

王大臣詣我軍門以議。上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自往。上弗許。命給事中李稅以往。綱歎曰。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李稅怯懦。恐誤國事也。稅已至金軍。幹與不兵衛嚴盛。南面而坐。稅再拜膝行而前。幹與不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主新立之故耳。今趙氏存宗社。我恩大矣。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万兩。銀五千万兩。錦帛百万匹。牛馬一万頭。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南方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以親王大臣為

李綱復敗金兵於天津景陽二門。何灌死之。

李綱諫和

質。稅畏怖喪膽。乃唯唯不敢出一言。詰旦金人攻天津景陽二門。以劫朝廷。李綱何灌督兵力戰。灌死之。綱遂破金軍。殺其酋長十餘人。卒數千人。已而李稅還報。與李邦彥等力勸上從金議。上不得已。括城中士民家財。得金二十万兩。銀四百万兩。遺金軍。都城為之虛耗。李綱入奏曰。金人所需。何唯金幣。天下且不足。夫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以授賊。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大臣當自往。親王不當往。若使辯士與彼議。可否。遲緩數日。則大兵四集。

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去。此時與彼制約。則不敢輕中國。而和當久也。李邦彥不聽。乃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上默然。綱知其不可。濟乃請去。上慰諭曰。卿但可出治兵。如和議。朕當徐圖之。綱拜謝而出。時誓書已成。悉從金人所求。更遣參政張邦昌定約。關西隴右巴蜀河南淮南江夏江東諸路兵。凡七八十萬人。各既發本鎮。刻期赴難。河北河東諸郡亦起兵扼金人歸路。李邦彥等聞之。恐和議破。馳使止之。上亦遣中使詔停

和成

李綱請伐金人

其入援。此時朝廷日輸金幣牛馬於金軍。而金人需求不已。縱騎日屠掠。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在汴州者號六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不必與角。一旦之力。分兵扼河津絕餉道。以重兵臨敵營。堅壁相持。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及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然之。二月。命漣河節度使姚古之子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金營。金

姚平仲襲金營不利

種師道請襲金營

人覺之。遣兵迎擊。平仲不利。上急命李綱率諸將出救。綱力戰。敗金兵於募天坡。秦鳳節度使種師道言。平仲之敗。失於奇。此亦兵家之常耳。今夕再遣兵。分道襲金營。擒韓侂不必矣。若夫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上以為然。李邦彥等畏懦。不能用。金人遣使詰責。用兵違誓。邦彥等答曰。用兵。李綱姚平仲之私意爾。殊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悉罷勤王兵。中衛大將宇文虛中以二萬人守汴河。聞平仲失利。

罷李綱

陳東再上書

馳入京。朝議遣虛中詣金營。謝李綱等用兵罪。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復伏闕上書言。李綱奮勇。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梲之徒。庸繆不才。鄙懦小人。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皆謂不日陛下為虜擒必矣。願復用綱。黜邦彥時中之徒。以閩外之事。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頌邦彥

軍民辱李邦彥

入朝。途數其罪。罵詈歐擊。邦彥僅以身遁。邦彥在相位。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曰娘子宰相。吳敏傳旨諭眾。眾莫肯去。直進破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前侍衛將王宗楚恐生變。勸上從陳東等所請。上意遂決。使戶部尚書聶昌出諭旨。於是書生軍民皆退。乃復李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罷李邦彥。貶蔡京童貫蔡攸。宇文虛中既至金營。幹离不辭語不遜。欲得越王及李綱為質。虛中不聽。爭辯累日。初康王在金軍為質。王英毅。眾

罷李邦彥復李綱

金人北還

諸將請追擊金人不許

皆屬望。上亦鍾愛之。虛中乃迎歸。更以肅王為質。無幾金將幹离不等引兵北還。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金軍半濟河擊之。不許。師道歎曰。今不擊之。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曰。金人得志而歸。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矣。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上弗聽。時熙河姚古。秦鳳种師中等。帥精兵十餘万至。上疏請勤王。而金人已退。李綱欲以此追金人。朝議不許。師中。師道之弟也。詔罷師道。師中代為節鎮。中丞許翰進言曰。師道沈毅名

將雖老智慮未衰。不宜解兵柄。上弗納。翰又言。金人之去未遠。以大兵追擊。使彼蒙一大創。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上又弗納。金將粘沒喝。自去年冬攻太原。至是殆一百日。城將張孝純固守不下。粘沒喝聞。幹离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朝議拘使者而不與賂。粘沒喝怒。分兵南侵。敗平陽府。入南北關。威勝知府李植以城降。隆德知府張確拒戰死之。粘沒喝進屯澤州。三月。命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出拒之。粘沒喝引

金人復南侵姚古种師中擊却之

种師中救太原軍敗戰死

兵退。復圍太原。姚古种師中進軍。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四月。道君上皇還京師。五月。太原圍未解。詔种師中姚古救太原。師中先進抵壽陽。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退保殺熊嶺。距太原百里。而餉道不繼。姚古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完顏活女知之。悉眾來擊。師中兵潰。留者僅百餘人。師中力戰。身被四創。遂死之。金人乘勝進。姚古聞師中敗。退保隆德。事聞京師。詔贈師中少師。召姚古還。放於廣州。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

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种師道亦數言邊備益兵。皆為尚書左丞耿南仲等所沮。及种師中姚古敗潰。師道以病辭去。以李綱代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劉韜副之。綱言。臣本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為陛下料理兵事。今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乃移疾乞致仕。亦不允。上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不得已受命。時宣撫司兵僅方二千人。綱上表請銀絹錢各百万。僅得二十万。而庶事未成。詔趣其行。綱入見。奏曰。臣之行。無復還。

裴度唐賢相

李綱救太原軍
敗而還

西河河北河東

理。臣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万一朝廷執議不堅。臣愚以為不能有為。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揮淚曰。卿為朕巡邊。便可必期歸朝矣。綱陛辭而行。分諸將兵三道並進。以救太原。劉韜解潛向遼州。為金人所敗。張思正。張灝。遼綱節度亦為金人所敗。於是諸軍皆潰。威勝隆德及汾晉澤絳等之民皆南奔。州縣為空。朝議復以种師道為西河宣撫使。范世雄為宣撫判官。綱乃罷還。八月。金主晟以粘沒喝幹

金人再大舉入寇

太原陷

真宗北征之時建太宗廟於太原號原廟

諸將拒金寇皆不利

离不為左右元帥大舉分道入寇粘沒喝既破李綱等乘勢急攻太原守將張孝純受圍殆一年支力竭乏城遂陷孝純被執副將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通判方芑以下三十餘將皆被殺金人進陷汾州守將張克戩力拒死之九月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帥兵赴闕請北禦金人少宰唐恪尚書左丞耿南仲專主和議諭叔夜蓋等勿進遣使自海路如金以請和种師道之子師閱與金將幹离不大戰於井陘敗績幹离

朝議復求和放李綱罷种師道

不進攻真定守將劉翊李邈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翊出戰於巷上麾下多逃亡翊遂戰死邈被執幹离不分兵攻中山朝廷震駭金人自海路來言若獲李綱則議和大臣皆畏懦十月放李綱於江東金人佯許和而幹离不粘沒喝等益攻畧北邊大臣狐疑猶以和議為辭時种師道軍河陽上表請率長安以避賊鋒大臣以為怯召師道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十一月給事中王雲使幹离不軍而還乃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與則

何臬止割三鎮
臬音拖

進兵取汴京。於是廷臣皆集於尚書省。議割三鎮以紓國禍。獨中書侍郎何臬言。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義。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臬論辯不已。乃言。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上頗悟之。遂止割地。粘沒喝既陷太原地方。連攻河東諸州。官吏守將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沒喝進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万拒之。夾河而軍。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將禁兵万

官軍潰

騎至河上。爲彥質應援。俱防河。粘沒喝臨河。望見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敗未可知。不若以虛聲劫之。每夜擊鼓達旦。彥質兵疑其夜襲。東西奔馳。未數日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金將完顏活女帥衆渡孟津。粘沒喝繼之。河陽守將燕英。西道都總管王襄等。皆棄城走。鄭州及永安守兵。悉降於賊。粘沒喝已渡河。不復言割三鎮。直遣使來言。欲畫河爲界。盡得兩河地。京師戒嚴。遣同知樞密院事馮澥。兵部侍郎李若水。將三万人守中牟。兵衆畏懼。

岳飛謁康王

途多潰。解乃欲退。若水曰：強敵臨前，懦兵在後，今日之事，卿與僕唯有死耳。敢言退者，乃斬。衆由是稍定。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請申嚴守備。上悟，詔徵兵於四方。唐恪、耿南仲等猶主和議。以康王構爲大使，詣幹、離不軍，以割三鎮議和。康王出至磁州，王雲副之。磁州民遮路，指雲曰：此真賣國姦賊也。遂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至磁州，聞康王來，欲擒之。分兵蹤跡。康王奔入相州。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

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先是兩河宣撫副使劉幹募善戰士，飛與焉。屢擒驍賊，幹敗之後，飛歸相州。至是出見康王，乃說曰：三鎮必不可割矣。和議必不可諧矣。臣請擁王擊賊。康王壯之，表飛爲承信郎，起河北兵守衛州。幹、離不自真定進入汴州，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阿陽進會之，屯於青城。遣使來議割兩河地。且要上親出盟。初，京師挾和戰兩議，以此雖募兵，四方將士疑沮，無復一人入援者。然宿衛尚有七万人。上命分守都下，以

金人入汴

何巢諫西遷

備緩急。發間使召關西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將士來援。金人促盟日急。唐恪等不知所為。乃勸上幸關西。據秦雍。何巢入見。引蘇軾嘗所論言。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上翻然曰。善。朕當以死守社稷。南道總管張叔夜父子。帥三萬餘人。應召入衛。東道總管胡直孺亦將兵應召。途為金人所敗。金人縱兵日攻掠。殿前都指揮使王宗楚與金兵戰於城下。敗死。金人攻城甚急。張叔夜父子分兵力戰。不利。城中衛士亦多死亡。上急發間使授康

張叔夜力戰不利

京城陷

是秋种師道勸幸長安

王天下兵馬大元帥。以河北兵入援。金人攻城益急。諸將悉眾拒戰。多死之。會大雪連日不止。將士凍餒。無敢戰者。金人焚南薰門入。京城遂陷。上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何巢欲率壯士出襲金營。金人知之。麾兵而退。幹离不粘沒喝使人來告曰。自古有南朝。即有北朝。不可俱無也。今我所議。唯在割地而已。豈滅南朝之意耶。請迎上皇。會飲於郊外。以修好和。上謂上皇驚憂而疾。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十二月。上還自青城。已而金人徵

欽宗如金營

欽宗再如金營

賂甚急。二年正月。再迎上至營。上有難色。會關西諸將合衆二十萬入衛。即欲與金人戰。何棗李若水等不聽。勸上復如青城。棗若水及河東割地使劉幹等從駕而往。金人勸幹降附。幹曰。偷生以事二姓。縱死不為也。金人曰。軍中既議廢趙氏立異姓。卿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果有是乎。主辱臣死。是此時也。即三嚼卮酒自縊。死。金人嘆其忠。以厚禮葬之。二月上猶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太學生徐揆詣青城上書。請上還宮。

劉幹先節

金人廢欽宗及徽宗為庶人立張邦昌為楚帝

李若水先節

金人執殺之。遂廢上及上皇為庶人。立前太宰張邦昌為楚帝。逼上及上皇易御服。李若水抱持上。大呼罵粘沒喝等。金人怒。以刀裂其頤。斷其舌。然後梟之。相謂曰。大遼亡時。死義者千餘人。今南朝破。其死之者。惟劉李二人耳。邦昌素主和議。身為首相。嘗竊與金人謀合。上遂不能奪。至是諸將士忿爭。至有歐血死者。三月。金人弑上及上皇。皇后。皇太后。太子。諸王宗室。公主妃嬪。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何棗。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

金人收二主及後宮大臣北還

張叔夜何桌死節

秦檜等北還。金人在汴州。凡七閱月。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悉括收無遺。都城蓄積為之空。張叔夜何桌從至燕京。不禁慚忿。遂絕食而死。兵馬大元帥康王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及京師急。遣副元帥宗澤入援。澤進渡河。自大名赴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克。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懼。康王乃并黃潛善楊惟忠等兵至東平。欲進入京城。聞二主北行。慟哭不已。副元帥汪彥伯曰。今聞張邦昌僭位在京城。請見機而動。康王從之。中書侍

康王次東平

康王構即位是為高宗

南京應天府也

李綱復為相

郎呂好問。御史馬伸。勸邦昌歸順。先是元祐孟太后廢居私第。因免北行。邦昌乃奉迎聽政。自詣東平。謁康王。伏地請罪。且齎孟太后詔。勸進康王。會有人自河北遁來。進上皇手書曰。康王構可速正大位。以救父母。康王感愴。意乃決。五月。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曰建炎。康王道君上皇第九子也。詔竄耿南仲等主和誤國者。召李綱為相。以宗澤為京城留守。綱專掌邊防軍政。而潛善伯彥復主和。屢遣使於金。請二主還京。上亦迎二主之意。急綱

李綱罷兗相殺陳東歐陽徹

乃上十策以言其不可。上弗能從。綱遂辭職。潛善伯彥代為相。殺太學生陳東及其黨歐陽徹等。助綱議者。決策勸上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宗澤屢上疏請上速還京師。起忠義士以圖恢復。不報。時張邦昌僭居禁中。淫姦荒縱。上聞而怒。遣馬伸數其罪。賜邦昌死。誅其黨王時雍。十月上遂幸揚州。會金人復攻河陽汜水。王彥岳飛等擊却之。然潛善伯彥固執東遷議。曰：建康天險可據。上然之。命淮浙諸州繕修城壁。諜者言金人欲自海路

誅張邦昌

建康在江東即吳都也

遼人寇澶州在真宗景德元年

犯淮浙。上憂懼駐蹕於揚州。詔曰：有敢妄議沮東巡者。即斬。宗澤上疏又諫曰：京師天下腹心。宗社所存。未可遽棄也。昔遼人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乃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乃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遂以成功。因條陳五事。言黃潛善汪伯彥等。廷弱陰賊以誤國。不報。李綱亦上疏。屢獻北征策。潛善伯彥厭苦之。勸上竄綱於鄂州。十二月。金主聞上在揚州。命粘沒喝等諸將分兵三道南侵。至汜水關。宗澤分諸將守要衝。移檄募四方

兗相竄李綱

勤王兵。二年正月。金將兀朮。自鄭州進至白沙。距汴京數里。張皇劉衍等拒戰。宗澤遣精銳數千。統出敵後。夾擊之。兀朮大敗。粘沒喝已破汜水關入西京。宗澤自督兵。連戰數日。遂大敗之。擒其將王策。問金軍虛實。得其詳。時勤王兵士來集者百餘萬。遂決大舉北征之計。粘沒喝等知其不可犯。悉收兵引去。宗澤上疏。請以大兵追擊金軍。又請上還京師。潛善伯彥忌其成功。沮之。於是上遂不報。澤所請。澤憂憤。疽發背而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

光相沮宗澤

金人敗退

金人復南侵高宗走江南

惟連呼朝廷恢復者三。都人將士為之號慟。聞者皆流涕。是冬。金人聞宗澤已死。復南侵。三年春。將攻揚州。上即南走。渡江如杭州。潛善伯彥惶遽。不知所出。淮陽制置使呂頤浩。御史張俊。將兵侍衛。韓世忠。劉光世等。屬之。上顧左右曰。朕不用李綱。宗澤之計。遂為潛善伯彥所誤。中丞張徵條論二人罪。上因罷二人。中外目曰。二兇。朱非勝。呂頤浩。為相。二兇怨望。與苗傅。劉正彥等謀逆。事覺。奔竄。上命韓世忠追討之。悉伏誅。時金人至淮泗。右僕

罷二兇相

二兇伏誅

射杜充守建康。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等分兵守要津。自夏至秋。淮泗官軍連敗。諸將多陷沒。十一月。金將兀朮自馬家渡渡江。直攻建康。都統制岳飛將兵迎戰。不利。杜充帥兵赴救。又敗。兀朮進陷建康。杜充降於賊。上聞之。奔浙州。兀朮長驅陷杭越二州。四年春。上次台州。兀朮進陷明州。將襲台州。海舟提領張公祐帥戰艦數百迎戰。兀朮敗。退鎮江。韓世忠以舟師迎擊。設伏大敗之。兀朮欲走建康。世忠塞其前路。兀朮自間道浮江北去。世忠追

杜充降賊
建康陷
高宗走浙州

秦檜自金逃歸

擊兀朮以火箭射世忠船。世忠軍亂。岳飛屯六合。要擊兀朮。兀朮遂大敗。僅以身北遁。四月。上還至越州。秦檜逃歸。赴行在。初。秦檜從二主北行。為金將撻辣所任用。及撻辣南侵。參其軍事。金下山東。州郡。檜專為之計策。至是。勸上修好和。皆出於撻辣意。諸將士疾其姦。先是。金將婁室攻陝西。圖取關中。陝州知事李彥仙數月力戰。遂大敗之。婁室僅以身遁。彥仙度金人必併力再來。遣使求救於秦鳳總管張浚。已而婁室果帥眾十萬來攻。彥仙

李彥仙敗死
金人取關中

齊
劉豫稱帝

吳玠與璘大敗
金人於蜀道

出兵拒戰不利。秦鳳援兵未至。彥仙知不可支。投河死。陝州乃陷。婁室進取關中。張浚及副將吳玠等皆敗。金人以關中地。封景州叛將劉豫為帝。國號齊。併兵向蜀。吳玠與弟璘分兵逆戰。敗之於和尚原。箭箬關。紹興元年夏。兀朮復攻和尚原。玠璘三日三十餘戰。大敗之。兀朮中流矢走。餘衆引去。三年春。金人復圖取蜀。自鳳翔長安進攻仙人關。玠璘兄弟與戰。七日夜。金人大敗。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復大敗之。是役也。金人期必取蜀。而遂不

高宗都於臨安
是為南宋

得志。多棄糧仗輜重而去。死者亦萬數。巴蜀官軍大振。然張浚所守之地。多陷沒。賴玠璘兄弟力。僅保巴蜀而已。上既自越州還杭州。改曰臨安府。聞張浚無功。召還之。以吳玠為巴蜀總管。弟璘副之。初。張浚屢立功於淮泗間。及西鎮秦鳳。圖由關陝復中原。為統制。曲端所沮。軍情乖離。乃却失關陝。是冬。齊人以金兵南侵。上親督兵出軍平江。張浚嘗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至是上思其言。命浚參軍謀。浚曰。遣岳飛渡江。以牽制北兵。

張浚督諸將敗金齊入寇

在淮西者。敵自潰上從之。使浚至江上助飛軍。時韓世忠軍楊州。已大敗金兵。擒其將撻也。聞張浚至江上。江北諸軍大振。連戰皆克。岳飛乘勢大敗粘沒喝於庐州。撻辣兀术等欲分兵渡江。為世忠所扼。不得進。遂收兵引去。於是齊人果大潰。棄輜重遁去。五年春。上自平江還臨安。以張浚為右相兼都督諸路兵馬。岳飛為河北。京西招討使。韓世忠自鎮江移兵屯楚州。張俊守建康。劉光世守姑孰。浚奉詔巡撫諸軍。皆魚踊躍不奮。金將粘沒喝

張浚為相

兵部侍郎張俊

張浚再敗金齊入寇

既敗歸失兵柄。怏怏不樂。會金主完顏晟殂。立兄旻之子亶。粘沒喝爭立不得。遂絕食死。六年春。齊人復寇江北。初。齊主劉豫因粘沒喝得立。乃敬重粘沒喝。而蔑視他將帥。至是請兵於金。金人沮之。已而遣兀术至黎陽。衆情恟懼。劉光世、張俊等棄庐州退。右相張浚聞之。星馳至采石。戒光世、俊等曰。若有一人渡江退。即斬。自督衆守庐州。光世、俊等不得已進戰。兀术敗退。齊人亦大敗。望風潰去。光世、俊及別將王德、鄺瓊、楊沂中等合兵追擊。復

徽宗崩於金

大敗之。斬首二萬級。金齊諸將大懼。無復入寇之意。上歎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初左相趙鼎議退兵。於是大慚。自劾罷職。道君上皇北行。已九年矣。以紹興五年四月殂於五國城。五國城在燕山東北三千五百里。至七年春。凶問始至江南。上慟哭不已。追謚曰徽宗皇帝。右相張浚總中外之政。機務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可雪。上為改容流涕。事無大小。必以咨浚。浚傾心勤王。以呂祉為督府參謀。祉倨傲。蔑視將士。淮西都統鄴瓊

張浚罷

岳飛入奏彈秦檜

執祉殺之。以所部兵數萬降齊。樞密副使秦檜專主和議。與張浚不協。乃言。浚誤國事。遂致鄴瓊叛亂。言者亦論之不已。浚自引咎去位。趙鼎復為相。岳飛入見。奏曰。臣與張浚等戮力以圖恢復。浚已去。秦檜等首鼠兩端。必沮恢復。臣雖致力於外。恐大計無成矣。願賜骸骨以歸。上大驚。尉諭止之。秦檜聞而怨飛。韓世忠。張俊。久已立功。然以飛功出已右。意常不平。檜乃與之結。欲以傾飛。以為張浚若在。未可圖飛也。因引漢武誅王恢故事。以奏。

漢武誅王恢見漢記中

金人廢劉豫
齊亡

胡詮上疏

上不得已放浚於嶺南。自粘沒喝死。金諸將疾齊主劉豫倨傲。乃欲廢之。豫懼。岳飛聞之。遣問使與豫書。約同誅兀朮。已而謀泄。兀朮大怒。白金主請廢豫。是冬。金主遂廢豫。齊建國八年而亡。金人素知江南不可圖。遣還秦檜講和。且離間忠義士。上不之察。八年春。以檜為相。檜既得志。奉詔議和。金人遣使來招諭江南。編修官胡詮上疏。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

崇街蠻夷邸呀
作

李綱上疏

不處我如劉豫。夫使無知童子。指犬豕而拜。則怫然怒。况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耶。奉使王倫。誘致北人。以招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請斬倫。迺檜三人頭。竿之崇街。然後羈金使。責無禮。興問罪之師。三軍不戰。氣自倍。不然。臣蹈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時李綱貶廢在單州。亦上疏言。王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招諭。此何禮也。因條陳虜情。

梓宮指欽也
皇兄即欽宗

五事。以極論不可和。樞密副使王庶。禮部侍郎曾開。臺諫晏敦。御史方廷實等。朝士數十人。各累疏切諫。皆為秦檜所紕。十二月。檜既定和議。乃欲息浮議。揭榜於尚書省曰。金人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道君梓宮。及皇兄。皇母。諸族宗室。見者惡檜姦詐。金右元帥兀朮說其主曰。江南未奉歲貢。正朔欲先復。河南陝西地。何其悖乎。臣請攻取江南。金主許之。十年夏。兀朮分兵南侵。攻江北。劉錡岳飛韓世忠等迎戰。大敗之。秦檜危懼。召

秦檜惡岳飛

劉錡岳飛還。明年春。兀朮再攻陷廬州。遂侵和州。劉錡揚沂中岳飛等。自督兵赴戰。復大敗之。秦檜益危懼。獨憂和議破。啓上亟班師。奪其兵柄。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北征之計。必殺飛則和可成。檜亦恐飛終梗和議。禍必及已。力謀殺之。密與張俊謀。是冬。誘致飛將王貴。王俊。張憲。乃奏曰。飛以失兵柄。怨望。輒密謀反。因制飛偽書數通。引貴俊憲等為證。左。上不能審理之。乃詔檜曰。刑所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於是

周清外史 卷之六
矯詔下飛及其子雲於獄。飛歎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手裂裳露背，乃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衆見之，莫不感歎流涕。大理卿薛仁輔、大理中丞何鑄、李若樸、何彥猷、判宗正士褒等，引飛及雲於獄庭，屢紆彈，以反狀無驗，請釋之。獨政議大夫万俟卨貪秦檜賂，百方枉誣。樞密使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語塞，唯言：「此上意也。」世忠怒，欲入見白上。秦檜恐謀泄，俄矯詔罷世忠。世忠抗疏曰：「中原士民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

秦檜罷世忠

世忠隱居於西湖
秦檜殺岳飛父子

伐之師，若以和為主，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因極論秦檜誤國罪。上聞而大驚，召復官。世忠固辭不拜。自是杜門謝客，口不言國事。時跨驢携酒，縱遊西湖，澹然自樂。若未嘗有權位者。已而飛獄久不決，歲將暮，秦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命飛死。於是飛及雲所殺薛仁輔、李若樸、何鑄、何彥猷、士褒等，皆被黜，構成飛獄者進秩。金人聞飛死，酌酒相賀曰：「江南可取，秦檜可賣。飛事親至孝，家無姬侍，益剌總管吳玠，素服飛勇。」

願與交權。節名妹遺之。飛曰：主上霄旻，豈大將安樂之秋耶？却不受。玠益敬服。上嘗欲為飛營室，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乃天下太平矣。飛用兵，號令嚴肅，凍不折屋，饑不掠人。士卒有疾，親為視醫藥。諸將士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育其孤寡。凡有頒犒，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又以八百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與兀朮戰於朱仙

鎮，以五百人破金兵十餘萬。金人畏服，至呼曰：飛父。凡有所舉，飛先召諸統制與謀，謀定然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則不可。飛好賢禮士，博覽經史，而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拜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遂以此得禍。後賜諡曰武穆。十二年春，和議遂諧，金人歸徽宗梓宮及帝母韋氏。上悅且泣，詔加秦檜太師，封秦魏兩國公。

徽宗梓宮及韋
賢妃至自金

而皇兄靖康帝未歸。遙尊曰淵聖上皇。初金人來議以淮水為南北界。盡割河南陝西。及以秦商二州之半。并和尚方山二原地入金。上從之。是時秦鳳宣撫使吳玠已卒。副使胡世將代之。與玠弟璘合兵。屢擊金寇。乃言和尚方山之地不可割。遂以大散關為界。於是本朝所有僅兩浙兩淮江東江西。湖南湖北。巴蜀。桂廣。福建等一百八十五州。七百三縣耳。以杭州臨安府為皇都。作景靈宮奉祀祖宗。築太社太稷壇及園丘。時人稱曰南宋。女真

元起
奇渥温姓也速
該名

之北有蒙古部屬金。金屢有內叛。宗戚大臣相繼誅夷。蒙古部長奇渥温也速該叛金。吞併諸部落。連歲用兵。金不能討。當是時。本朝猛將精兵日盛。恢復實不難。然有志之士。為秦檜所沮。扼腕歎息。張浚。趙汾。李光。胡詮。王庶。曾開等。諸人敢言恢復者。貶竄殆盡。檜秉政十八年矣。臨終猶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胡詮。趙汾等五十。三人不果。先是金主亶為其下所弑。旻之孫亮立。居燕京。已而徙汴京。謀渝盟。取江南。遣使來圖。寫臨安山水

金主亮以詩激宋人

欽宗凶計至

金人大舉入寇

城市且欲激成南侵之名。圖已像題詩其上以遺。詩曰：遠近車書合混同。江南那有別提封。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使者又見上曰：庶人趙桓既死於五國城矣。上始知淵聖上皇崩。遽起發喪。謚曰欽宗皇帝。帝諱桓。金使以此激怒上。三十一年夏。金主亮舉兵南侵。眾號百万。攻陷淮西諸州。江淮制置副使王權敗歸於采石。制置使劉錡副使李顯忠參軍虞允文等督兵力戰。金人攻瓜州。錡擊敗之。金主欲自采石渡江。顯忠允文以

金主為其下所殺軍潰

復召張浚

水軍死鬪。大敗金兵。會荆鄂官軍自上流下。又海軍督將李寶與金人戰於海上。悉焚其船。金主怒甚。收敗卒退揚州。召諸將約曰：三日可必渡江矣。若有過期者。即斬。諸將危懼。遂弒金主亮。初亮之舉兵也。渤海一軍叛去。聞亮死。擁立晟之孫雍於遼陽為金主。於是金軍在南者悉潰去。先是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思退等以為狂。至是果驗。上服先見之明。復召浚鎮建康。楚王昚。秀王偁之子。太祖七世孫也。及太子粵薨。立為儲貳。三十二

高宗遜位
孝宗立

張浚等復圖北
伐

年六月。上內禪。睿即位。尊先帝曰太上皇。改元隆興。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金將紇石烈等衆十餘萬人屯河南。嚴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以大兵備之。上新即位。銳意圖恢復。會李顯忠。邵宏淵。獻北伐策。上命二人先圖取虹縣。靈壁二城。元年四月。顯忠自濠州北進。渡淮攻靈壁。大敗金兵。宏淵自泗州進。圍虹縣。久之不能拔。顯忠遣靈壁降卒於虹縣入城。開諭禍福。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等皆出降。宏淵耻功不由於己。會宏淵

之卒犯法。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和。五月。張浚帥大兵北渡江。爲二將後援。顯忠進攻宿州。爲金人所敗。宏淵不救。已而金將孛撒復率步騎十萬來擊。顯忠求救於宏淵。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部兵力戰。殆敗。顯忠怒。單騎執斧挺前。斫金將二人。餘衆退却。顯忠歎曰。若使宏淵相與犄角。敵帥可擒。河南可復。宏淵報曰。金新出步騎二十萬。將東西夾擊。我兵不退。恐生不可救之變。顯忠又歎曰。天不欲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遂引兵退。南至符

張浚復為相

張浚罷和復成

離師大潰。於是朝士主和者皆言北伐之非。上不能奪。詔召張浚等諸軍還。以浚為右相。復議和。數月而浚罷。尋卒。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言和議。遺命其二子曰。不能復中原。雪國耻。則不可祔葬先人墓。其忠烈若此。二年秋。和議復成。初。紹興之時。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用君臣禮。國使執陪臣禮。至是復稱宋皇帝。用叔姪禮。改歲貢為歲幣。而減其額數。其餘國書受授。國使往來。接伴及地界。皆如紹興之時。上固有復讐志。而無

朱熹獻六策

禁道學

能輔之者。以此為終身之恨。新安人朱熹。數上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曰。大本在陛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起綱維。教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是也。上深納之。熹宗程頤之學。熹同志。胡宏。李侗。張栻。呂祖謙等。皆一時名士。稱曰道學者流。有陸九淵者。亦名士也。獨論道學非孔孟之真旨。於是士大夫鬻然。各樹黨相詆。朝議至遂禁道學。上在位日已久矣。金主雍亦賢明。仁恕。與民休息。上雖齎大志。而不能為。乃欲遜

高宗崩

位以太上皇猶在。未果。淳熙十四年冬。太上皇崩。

孝宗遜位

壽八十二。謚曰高宗皇帝。帝遜居德壽宮。二十六

年矣。上孝養備至。及崩哀慕尤切。欲退終喪。制遂

詔內禪。十六年春。太子惇即位。年四十四。尊先帝

曰太上皇。明年改元紹熙。上多病。不能視朝。五年

春。太上皇不豫。上亦寢疾。是夏。太上皇崩。謚曰孝

宗皇帝。上疾未愈。乃不能執喪。太皇太后吳氏及

參政趙汝愚。閣門韓侂胄等。相議。奏請傳位於太

子擴。上在位僅五年。乃遜位。七月。太子即位。修孝

光宗立

侂音託

光宗遜位

宗喪。吳太后垂簾視朝。先帝疾病遂不愈。後六年

崩。謚光宗皇帝。汝愚侂胄負定策功。專用事。此時

金主雍已殂。孫璟立。蒙古部也速該之子鐵木真

善用兵。攻滅西遼。大克西夏。勢益強盛。開禧二年

冬。稱帝於斡難河上。進滅乃蛮。遂逼金。金始多事。

左相韓侂胄謂可乘釁復中原。上以為然。詔徵四

方兵。三年春。西蜀宣撫使吳曦。以關外四州降金。

權宜撫使楊巨源。參軍李好問。安丙等。討曦。誅之。

曦。璘之孫也。巨源等謂四州為蜀要害。若不復之。

四州階成秦鳳

金復入寇

則必有後患。以好問安為前鋒，擊走金將完顏欽。未幾，金人大舉來戰，巨源等官軍敗績，金人進陷蜀漢。金主又命河南屯將紇石烈南侵，連陷荆襄兩淮。於是東南震懼，上遣使謝於金，金人不許。而佗胄弄兵之意未已，中外疾之。是冬，官者史彌遠使殿前侍衛將夏震要擊佗胄於途，殺之，送首於金。和議復成，彌遠以功累遷官。嘉定三年，金人築烏沙堡以禦蒙古兵，蒙古主鐵木直擊敗之，遂略其地。自是連歲攻戰，多陷金州郡。是時，金主璟已

史彌遠殺韓侂胄以議和

金主遷汴京

烏古論慶壽名

殂。叔父允濟立，為其下所弑。璟之兄珣立，無歲不受兵，國勢殆不支。且失將士心，蒙古主乘機分兵並進，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郡。七年春，金主贈童男女及牛馬金帛數千，以乞和。然度不能自守，南遷汴京。蒙古主遣兵取燕京，明年又遣元帥木華黎等步騎二十萬，自河東渡河而南，金人奔散。地勢大蹙，乃欲南取漢淮，以廣疆土，遂破盟來侵。十年夏，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等將兵攻樊陽棗陽諸城，制置使趙方、李珪統制扈再興、孟宗政等

金復入寇

忠義軍起

力戰。金人敗退。上聞之。詔伐金。大募兵士。京東路豪傑李全、沈鐸、高忠、皎等並起。宰相史彌遠命楚州知事應純之給之糧仗。號曰忠義軍。於是山東、江夏、陝西兵民競起。多者十餘萬。少者七八萬。皆謂之忠義軍。推呀在官吏為將。進戰大敗金人。十一年秋。蒙古兵陷太原、平陽諸城。河東、朔郡悉屬蒙古。金人猶守關中。欲與西夏併力。陝西忠義軍攻之不克。十二年春。蒙古兵進圍西夏城。數月不能拔。然西夏由是頗衰弱。京東忠義軍李全及其

李全李福敗金寇於渦口

趙方孟宗敗金寇於棗陽

蒙古主伐西域

兄福合兵大敗金人。紇石烈等於渦口。斬其數將。追北復敗之。曹家莊。金人自是不敢窺江淮。是夏。金將完顏訛可合兵數萬圍棗陽。守將孟宗政力戰八十餘日。殺金兵萬餘人。會制置使趙方統制扈再興自襄陽來援。宗政出城兵前後合擊。大敗金兵。訛可單騎僅遁。諸軍追躡。獲貨糧器甲無算。遂入唐鄧二州。焚金人呀守諸城。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樊棗陽。十三年。蒙古主鐵木真及其子拖雷親將大兵伐西域。別遣元帥木華黎徇地至真定。

又徇河北諸郡。金主畏懼。十五年秋。遣使復請和於蒙古。時蒙古主西征在回紇國。乃謂使者曰。我嚮請得河朔地。而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我已盡取之。汝輒來請和。何也。遂不許。十七年。蒙古主進軍至東印度。有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一角。能作人言。謂侍衛士曰。汝主宜早還。蒙古主問之侍衛將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曉四方語。性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蒙古主乃悟。即日下令班師。

寧宗崩

理宗立

蒙古主至河原

是歲秋。上崩。在位三十年矣。改元者四。慶元。嘉泰。開禧十三年。則侂冑用事。嘉定則彌遠之政也。上性恭敬仁儉。而懷恢復志。終始不衰。屢與金戰。遂不能復中原。謚曰寧宗皇帝。帝多子而不育。取宗室諸子為皇子。皆不為宰相。史彌遠所容。彌遠乃奉太宗十世孫。榮王希璠之子與芑為儲貳。改名昀。至是昀即位。改元慶寶。太后楊氏同聽政。二年。蒙古主自將兵伐西夏。取甘肅靈等數州。遂踰沙陀至黃河源。三年。還圍西夏城。西夏主李遵頊既

蒙古滅西夏

元太祖殂子太宗立

遁子覲出降。仁宗時自李元昊建國。至是九世百八十年。西夏乃亡。是秋蒙古主鐵木真殂。號太祖。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悉併其地。威震華夷。世子窩濶合嗣。紹定三年秋。蒙古主窩濶合奉太祖遺命。自將兵伐金。弟拖雷。姪蒙哥。從軍。直取鳳翔。四年春。進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遣使來假道。朝議惡其無禮。責殺使者。蒙古主怒。從官耶律楚材諫之。是冬。蒙古主遣弟拖雷將騎六萬。由金房道入唐鄧。與金人大戰。敗之陽翟。於是

蒙古伐金

潼藍二関。金兵皆潰。蒙古後軍自鳳翔進。東破長

安。悉會拖雷軍。遂逼汴京。五年春。蒙古主自白坡

渡河。次鄭州。攻陷河南數州。使元帥速不臺圍汴

京。是時。金主珣已殂。子守緒嗣。以諸軍日蹙。乃議

守禦策。完顏白撒括汴京軍民二十萬。分隸諸帥。

以禦敵。蒙古主度不可急克。數遣使諭金主降。金

主遂遣從子完顏訛可為質。以請和。於是蒙古主

留拖雷及速不臺等。北還燕京。速不臺聞之曰。我

受命攻城。未知和議為何也。進兵甚急。城兵力戰。

十六晝夜彼此死者殆百万。速不臺以其不可陷，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何互相攻耶？遂退屯河洛之間。七月，金兵田福等殺蒙古行人，蒙古主大怒。和議乃破。金主懼兵再至，復議守禦策。大括汴京粟。是冬，蒙古拖雷卒於軍中，有六子，曰蒙哥、曰朮兒哥、曰忽覲都、曰忽必烈、曰旭烈、曰阿里，皆以英毅著名。蒙古主再遣使來議夾攻汴京，且曰：功成之後，以河南地歸宋。朝議皆以為可，遂復誓之。舉獨淮東安撫使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

蒙古約共攻金

宣和海上之盟
徽宗宣和年間

因漢人高藥師
自海路遺風政
趙良嗣等於金
約共伐遼復燕
京已而約破

初甚堅，至以取禍不可不鑒，上不從。輒約攻汴，金主以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欲入鄧州，蒙古將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入鄧州。金主未決。完顏白華曰：歸德城雖堅，亡幾食盡，糧運路絕，決不可往。速不臺屯汝州，則鄧州遂不可保。計今事勢，直赴汝州與之決戰，不如激三軍之氣，若為避遯策，人心顧頹，禍必不可矣。金主不從。完顏白撒曰：出據歸德，五六月而

金主棄汴走歸德

蒲察姓官奴名

不得還京。則先取衛州。進經略河朔。庶幾大業可復也。金主意乃決。十二月。出奔歸德。留崔立等諸將守汴城。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六年正月。金主遣白撒攻衛州。蒙古將回古聞之。帥兵救衛州。白撒乃引去。回古使別將史天澤。以輕騎五千躡其後。大敗之。白撒棄軍東遁。諸將多戰沒。金主怒。執白撒殺之。三月。回古合兵圍亳州。以逼歸德。時歸德糧盡。縱兵就食於徐陳宿三州。城中止留千餘人。元帥蒲察官奴勸金主北渡河。圖恢復。

石蓋姓女魯歡名

蒙古陷金人所守汴城

石蓋女魯歡沮之。官奴又請金主如海州。不從。官奴積忿。竊懷異志。汴城守將崔立受圍殆百日。聞白撒已敗。歸德諸將內訌。遣間使勸金主降。報未至。四月。崔立併城中所留金帛及妃嬪宗室諸子弟男女五百餘人。詣速不臺軍降。汴城乃陷。速不臺遣使請悉屠汴城士民。耶律楚材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為用之。蒙古主不聽。楚材切諫。遂除完顏氏一族之外。皆原免。汴人因是全產業者。百四十萬戶。蒙古將忒

木斛帥二萬人薄歸德。初完顏自撤衛州之敗。蒲察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乃命官奴因其母計講和。官奴悅。密遣使言忒木斛曰。我近有怨於金主。乃欲殺主以降。卿果納我降。大功可期也。忒木斛信之。官奴於是日往其營議計。或乘舟會飲。忒木斛不察官奴詐。遂還其母。以定約已。而官奴以六千人夜斫忒木斛營。忒木斛信約不備。遂大敗。僅以身免。官奴盡焚其營。殺敵三千餘人。金主賞官奴。直拜左副元帥。出守亳州。官奴以此勢益

金將蒲察官奴
敗蒙古兵

暴橫。殺石盞女魯歡等異於已者。三百餘人。遂移金主於照碧堂。禁諸將士入對。金主日悲泣。語近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耳。於是近侍宋珪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勸金主遷蔡州。會蔡州總帥烏古論鎬亦使人勸之。金主意決。官奴聞之。自亳州還。力陳其不可。乃令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為無君。諷金主早為之計。六月。金主遂與宋珪等相議。伏兵召官奴殺之。留元帥王

金主殺官奴

史嵩之敗金軍於唐州斬其將

壁等守歸德。出走蔡州。八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遣部將王檄至襄陽。約攻蔡城之期。制置使史嵩之。以師會之。攻取唐州。斬金將烏古論黑漢。進軍息州。蒙古亦日逼蔡州。金主遣完顏阿虎帶來尋盟乞糧。朝議却之。是冬。太師史彌遠卒。上始親政。勵精求治。初。彌遠專政。首廢臺諫。使上不得通事。理。至是。詔復置諫官。進言庶政可否。右相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擢用賢才。黜姦佞小人。嘗阿附彌遠者。日議復中原。端平元年正月。襄陽制

孟珙攻金人守蔡城

置使史嵩之遣統制孟珙將四萬人攻汴城東南。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以二十八萬人攻汴城西北。時城中饑窘。將士四望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知其窘窮。問之降卒。對曰。城中絕糧已三月。人相食。故欲降者眾。珙乃下令。架雲梯於城上。急攻之。蒙古兵亦鑿地道。攻破西門一角。城兵四面分守。而饑疲不能支。時天方暮。諸軍交綏。聲言曰。詰旦復攻。是日。金主守緒傳位於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承麟守緒四世祖劬里鉢之後。完顏白撒之

孟珙合蒙古兵陷蔡城

弟也。明日孟珙麾兵向南門。列雲梯急攻。部將馬義先登。趙榮繼之。万众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等金將帥二百人皆降。孟珙立宋旗幟於南城之上。與別將江海等俱入戰。金相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力拒。金先主守緒知事急。自縊死。忽斜虎聞之曰。吾君已殂。吾為誰戰。走赴水死。諸將歎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李水魯。總帥元志。紇石烈等五百餘人皆從死。為金主承麟退保子城。聞先主死。帥近臣入哭。因謂眾曰。先主在位

金亡

史嵩之獻捷於臨安

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奠未畢。城已陷。眾共舉火焚宮室。承麟遂為亂兵所殺。金自完顏旻建國稱帝。至是九世。百十七年而亡。制置使史嵩之令孟珙等諸將還師於襄陽。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遣使獻金主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於臨安。

周清外史卷之十六終

馬杉
繫著

周清外史

宋

十七

東京圖書館

三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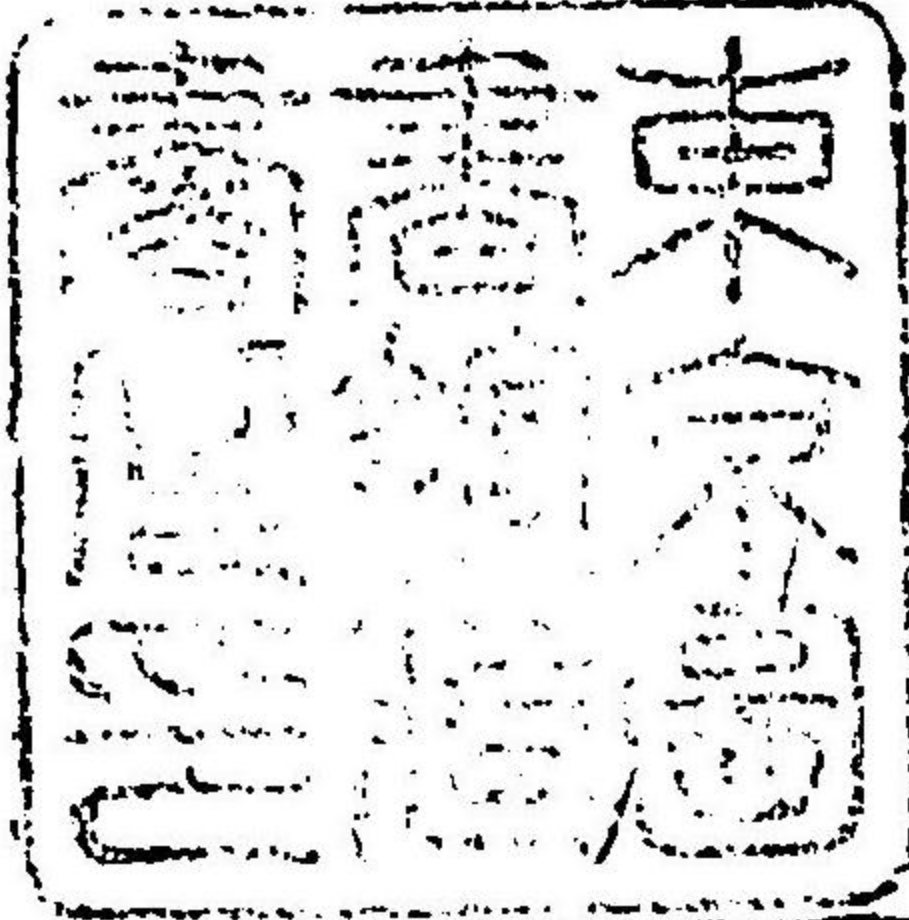
一
號

一
架

四
函

屬

類



周清外史卷之十七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泰園閱

奇渥温氏前記

宋

理宗端平元年

端平元年四月。上親帥群臣獻金俘於太廟。命藏金主耶律守緒遺骨於獄。賞孟珙等諸將功。初孟珙等奮戰。雖拔蔡城滅金。然其軍籍蒙古力亦多矣。以故陳蔡西北之地悉屬蒙古。蒙古乃與制置

三京長安洛陽
汴城

趙范北伐

使史嵩之立約引兵北還。淮西節度使趙范及弟葵欲乘時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士多以為不可。獨宰相鄭清之固主。范葵說時嵩之上疏言。荆襄方凶荒。未可興師。清之不從。命趙范兄弟及知州全子才將淮西兵六萬。刻日向汴州。范葵兄弟故荆湖制置使趙方之子也。少小從軍習兵。意銳於攻取。乃募山東義士響應頗多。范參軍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出。彼必突至。非惟進

蒙古南下官軍
敗退

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縱令得之。當勤饋餉。悔必至矣。范不聽。六月進取泗州。汴人以城歸順。七月范自督前軍。收復洛陽。乃欲攻潼關取長安。蒙古大兵南下。既至河。范等逆戰。未數日糧絕。兵多潰散。趙葵全子才在汴。州。听取城壁皆虛乏。資糧無所獲。嵩之守襄陽不肯致糧救急。以此官軍殆不支。八月大雨。河水暴漲。蒙古兵決金堤灌洛陽。官軍多溺死。范葵等收兵而退。鄭清之以師無功。自劾辭職。不許。詔免嵩

之以趙范代之。益策戰守。蒙古亦遣皇子曲出及胡士虎軍陝西潼關及河洛。欲刻日來逼。官軍奪氣。孟珙、趙范等募精銳守襄陽。以當之。是冬，蒙古遣使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鄭清之等不能答。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三年，蒙古主分遣皇子諸王征西域及高麗。又使皇子闊端侵蜀漢。取成都。及關外四十餘州。嘉熙元年冬，蒙古兵攻黃州。孟珙帥師赴救，擊却之。蒙古轉戰攻安豐，守將杜果守禦甚力。二年正月，復以史嵩之為參政，督淮西。

蒙古侵蜀

杜果大敗蒙古兵

濂溪先生周敦頤

諸軍事。時蒙古將察罕以眾八十万圍廬州。嵩之自將兵赴救。格戰數月。勝敗未決。察罕欲先取安豐。分兵十萬赴攻。先是杜果拒戰殆一年。是秋大克之。蒙古兵敗走。果設伏追北數十里。又大敗之。察罕度不可抗。收餘眾北還。弘州人楊惟中少事蒙古。屢奏功績。及用師於蜀。湖京漢。惟中從在軍中。獲名士趙復。與語奇其說。始知濂溪周子之學。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請蒙古主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延趙復為師。由是河朔始知道。

詔曰安石自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為万世罪人豈可從祀聖廟哉宜其黜之
元太宗殂定宗嗣

學之可崇。建周子祠。以二程張朱等諸子配食。淳祐元年春。上亦詔追封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並從祀孔子廟。黜王安石從祀。是冬。蒙古主奇渥溫窩闊台殂。廟號太宗。其妻乃馬真氏。臨朝稱制。而不立君。後五年立長子貴由為主。初乃馬真氏欲以幸臣奧都剌合蠻為嗣。耶律楚材切諫。遂立貴由。然奧都剌合蠻用事專政。楚材天資英邁。愛出人表。事蒙古太祖及太宗。在相位三十年矣。雖案牘滿前。酬答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為勢屈。

元定宗殂憲宗嗣

每陳國家利病。士民休戚。躬監軍國事。大闢疆宇。建制度。嘗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民。溫容溢於外。人莫不感其德焉。至是楚材屢彈合蠻奸佞。乃馬真氏弗能用之。楚材憤悒成疾而卒。由是法制大亂。士民離心。已而貴由殂。廟號定宗。合蠻乃內議立太宗孫失烈門。其母海迷失氏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遂廢失烈門。立太祖孫蒙哥為主。是號憲宗。拖雷之長子也。謙謹得衆心。及其即位。下令誅夷合

元忽必烈聘姚
樞

蠻等嘗亂法制者。士民乃定。蒙哥以弟忽必烈為儲貳。燕門隱士姚樞。以道自任。忽必烈聞其才學。遣使聘招。樞見忽必烈聰明。將大有為。盡其平素所學。為書數千言。分為八目。叙治國之大經。匡政之大要。以上之。忽必烈大喜。幣禮甚厚。十二年夏。蒙古主割中國之地。大封同姓一族。以閩中河南。賜忽必烈。姚樞從遷閩中。匡輔忽必烈。寶祐六年。秋。蒙古將兀良哈台。既伐安南。田田哈里發等諸國平之。蒙古主乃帥大兵入蜀。守將楊立。張實等。

夏貴呂文德敗
蒙古兵

元憲宗殂於軍

並拒戰死之。蒙古主以忽必烈為前鋒。乘勢東下。分軍攻潭州。圍鄂州。鄂州守將向士璧力拒不下。兩淮制置使夏貴。總領呂文德等赴援。朝議拜賈似道為右相。都督諸軍事。援鄂州。夏貴。呂文德。以水陸軍力戰。大敗蒙古兵。開慶元年春。蒙古主轉軍圍合州。遣使招諭守將王堅。堅殺使者。固守不下。至秋。蒙古主奇渥溫蒙哥殂於軍。弟忽必烈復攻鄂州。守將張堅拒戰死之。賈似道自漢陽進入鄂城。督衆力拒。忽必烈攻城益甚。城兵死者萬三。

元世祖即位

開平府在桓州東北滌水之上元憲宗命忽必烈所營

千人似道畏懼密遣使請稱臣納幣忽必烈弗許已而聞蒙古諸王阿里不哥欲立為主遂許似道和約歲幣之數斂兵北還留兀良哈台屯湖南景定元年四月蒙古太弟忽必烈從廉希憲趙良弼商挺等計即位於開平府蒙古將兀良哈台及張傑闊旺等聞和議已成亦斂兵北還賈似道命夏貴等以舟師敗其後軍於新生磯殺獲甚多遂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州圍既解江上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万世無疆之休上以為似道

元郝經諫其主自請使宋

有再造功召還入朝詔拜少師加太子太師封衛國公賜賚甚厚而朝廷未知其密約和是時蒙古阿里不哥僭號據和林其黨將阿藍答兒及渾都海等佐之蒙古主忽必烈自將兵赴討聞賈似道破和擊兀良哈台後軍大怒學士郝經諫曰自南北構難江淮之民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已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好雖臣蹈不測之淵請往說宋以制約苟能弭兵靖亂活百万生靈於鋒鏑之下則聖上之恩與臣之功不亦

賈似道匿和約
囚元使郝經

大且偉乎。蒙古主以為善。遣經來尋盟。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懼。姦謀呈露。拘留經於真州。經歎曰。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上聞之曰。北使之來。何也。事體當審議。似道奏言。彼但要和耳。豈容輕易徇之。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人見。於是議輒止。三年春。蒙古主敗和林。斬阿藍答兒。渾都海等班師。召隱士許衡。嘗默。同姚樞入侍。朝暮講習。聞宋人拘留郝經。復大怒。欲大舉問罪於宋。賈似道畏罪歸。已行。打筭費用之法。以混污之。向士

似道行打筭法

謝枋得諫似道

壁。趙葵。史岩之。杜庶等諸將。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壁所償尤多。竟幽屏以死。先是信州人謝枋得。應趙葵檄。給錢粟於其軍。且募民兵禦蒙古。及似道責趙葵徵其償。葵不能自償。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公也。乃納錢萬緡償之。因上書於似道曰。十金而徙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可令聞於鄰國。似道悟。遂免其餘。然一時名將勇士。多為似道所貶而死。瀘州守將劉整。蜀州守將鄭興復等。懼禍降蒙古。先是京東宣撫使李全

元 劉整鄭興復降

李璫歸順

降蒙古。蒙古憲宗以全之子璫為江淮大都督。及忽必烈立。璫便有南歸意。遂以濟南益都漣海等諸城歸順。悉獻京東郡縣。請贖父罪。朝議授璫保信寧武節度使。封齊郡王。復父全官爵。蒙古宰臣王文統使其子堯通好於璫。未幾事覺。蒙古主怒。誅文統。是夏。命諸王哈必赤。宰臣史天澤監諸軍。伐李璫於濟南。朝廷聞之。遣留夢炎等帥兵赴援。夢炎至山東。見蒙古兵太盛。不敢進而還。七月。蒙古兵四面合擊薄城。城中食既盡。璫猶拒守。度城

李璫敗死

賈似道定公田之制

且陷。手刃妻妾。乘舟逃大明湖。自投水。水淺不得死。遂為蒙古兵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休以徇。於是益都及沂漣諸城皆降。山東復為蒙古之有。四年春。賈似道定公田之制。五年春。復改補之。其禍甚慘。物價日騰貴。似道以為由楮鈔賤。楮鈔賤由其甚多。更造銀鈔。捺賈氏印行之。民疾其僭濫。銀鈔日賤。物價益貴。由此民力殆竭。七月。彗星見東方。長十餘丈。光芒燭天。凡五十餘日始滅。臺諫士庶皆上疏。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似

史記天官書蚩尤之旗類彗又云王者征四方之兆所以除舊布新也

理宗崩度宗立

道上書辭位。且請罷公田。優詔不許。知臨安府劉良貴亦陳括田之非。自引咎請罷免。不允。由是衆論頓沮。楊棟曰。彗星乃蚩尤旗也。非變異矣。於是衆論復起。言者責其欺天罔君。免棟。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於上。以謀逐似道也。似道聞之頗悟。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矣。改元者八。謚曰理宗皇帝。太子禛即位。實福王與芮之子。於理宗爲姪。理宗多子而不育。因養禛爲嗣。更名昀。昀既立。改元咸淳。進少師賈似道爵爲太師。更封魏國公。臨安

元許衡建滅宋策

府學生葉李。蕭規等。應詔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命知府劉良貴摺撫李規罪。配竄漳汀二州。由是府下詆似道者益多。三年春。蒙古學士許衡。陳時務四策。上其主忽必烈。言賈似道誤宋國。彗星除舊之兆。蒙古主嘉納。與左右宰臣安童。伯顏。及太保劉秉忠。史天澤等。議滅宋之策。賈似道以有定策功。上特敬重之。似道恃勢益驕恣。建第西湖葛嶺。自娛。每五日駕湖船。行奏管絃。以入朝。其治事專主苟安姑息。賢相丁大全。吳潛等。

皆既竄死。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奸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兵沒於外，民怨於下。似道不之以聞，罪誅無替。苟異於已者，悉以毒之。先是，蒙古人託名互市，移住襄陽者，殆數方。築堡寨於數所，起萬人臺，撒星橋於江上，以遏南兵援路。襄陽守將呂文煥，文德之弟也，忠勇絕倫。乃上表請止互市，撤蒙古堡寨，似道不省。未幾，蒙古出兵，哨掠襄樊間。呂文德聞之，自悔曰：吾在襄陽日，許蒙古置權場，未察有此患。文煥常以為言，亦不以省。乃誤國家者

權場互市取利之處

呂文煥守襄陽

我也。因疽發背，上憫其志，且思其勲舊，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尋卒。似道薦文德女婿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五年春，蒙古將阿朮、史天澤等，括諸路兵，徑圍襄陽。呂文煥告急，朝議以夏貴、范文虎為沿江制置使，將兵數方赴援。七月，二將進至漢水，皆為阿朮所敗。史天澤攻襄陽急，文煥力拒踰歲。六年正月，遣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督師赴援。庭芝思夏貴等敗，逗撓不進。參政江萬里以襄陽諸軍不利為憂，屢請益兵自赴戰。似道不答。萬里

三學文學武學
宗學

劇論逼似道議遂不合萬里乃罷職去三學生徒數萬人詣闕上書請調諸道兵併力救襄陽似道叱却之文煥嬰城力戰多殺蒙古兵天澤辟易築長圍守之不敢逼城七年夏蒙古發山東關西兵急攻襄陽夏貴范文虎等帥舟師十萬沿漢赴救阿木夾水列陣夏貴進戰會蒙古舟師自上流來擊文虎逆戰時大雨暴漲船艦不得進文虎大敗僅以身遁大使李庭芝按軍不救夏貴亦遂敗退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受圍既三年矣官軍不振

蒙古改國號曰元

爲之奈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以憂之乎上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退詰問其人誣以他事殺之自是無敢言邊事者似道方以粉飾太平爲事官軍連敗襄樊危急亦不以爲意是冬蒙古改國號曰元取周易乾元之義元人簡水戰精鍊者七万人以輕艦五千逼襄城呂文煥設奇伏自督兵逆擊大敗之八年春李庭芝移軍郢州以舟師守要津以此元兵不得輕進是夏庭芝募善泅者三千人入水赴襄城以救急初自蒙古寇襄

樊城不下者四年遂陷

樊。至是殆五年。呂文煥竭力守城。城中積粟不乏。然外援不至。兵勢日危薄。水兵來救者。亦多為元兵所殺。樊城受圍亦既四年。守將范天順等。杆禦備至。雖糧食未盡。衣塩薪芻無所措辦。而似道不肯調援。庭芝亦逡巡。以窺似道鼻息。九年春。樊城遂陷。將士皆戰沒。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之職分也。遂自縊死。朝廷聞之。欲更發兵救襄陽。議未決。元將阿朮等移樊城攻具來。攻襄城益急。襄陽久困。孤城援絕。呂文煥登城樓。

范天順死節

襄陽不下者六年呂文煥遂降元

恭宗立

度宗崩

南望慟哭。以待救至。元軍總管阿里海涯。單騎至城下。宣元主旨。招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六年。宣力為主。固其分也。然勢窮援絕。如數万生靈何。文煥遂決意。以城出降。賈似道畏衆言罪已。累表請自督諸軍復襄樊。而陰諷於上。有詔留之。朝議責李庭芝逗撓罪。褫其官。貶夏貴。范文虎官一等。十年七月。上崩。謚曰度宗皇帝。帝自為太子時。縱酒荒淫。賈似道乘之。傾其權以專政。遂不得永其祚。第二皇子嘉國公焜嗣位。生甫四年矣。太

是音是

皇太后謝氏臨朝稱制。封纛兄是為吉王。弟昂為信王。元將阿里海涯及阿木同請南侵。叛將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嘉納。史天澤、姚樞等言。南侵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復納之。遂下令宣言。數賈似道背約。拘執信使郝經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軍先發。阿木、阿里海涯、劉整、呂文煥、博羅權、阿答海塔出。董文煥等屬之。兵凡二十萬。九月進至鄂州。會天澤病篤。乃北還。諸軍並受伯顏節制。鄂州

元大舉南侵

張世守郢城

邊居義死節

守將張世傑嬰城力拒。元軍不得前。轉攻黃家灣。拔其二堡。由藤湖盪舟入漢水。伯顏、阿木、殿後軍而進。郢將趙文義、王虎臣、王大用以精騎追擊。不克。文義死之。虎臣大用所擒。伯顏乃分兵攻新郢城。守將邊居誼度力不克。自殺。城兵三千人力戰悉死。十一月。朝議復以李庭芝為淮東制置司。督諸軍拒元寇。初。庭芝在淮南日。聞陸秀夫名。辟置麾下。秀夫性沈靜好謀。果決應機。至是為督司參謀。十二月。伯顏欲由漢口渡江。鄂州守將夏貴以

元軍渡江

舟師分據要衝。彌亘三十餘里。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元軍不得進。伯顏乃攻漢陽。敵言取漢口渡江。夏貴果聚兵漢口。自往接漢陽。伯顏乘間遣奇兵徑襲沙燕口。奪之。阿朮、阿剌罕等以戰艦自漢口繼至。轉達江。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沙洲。麾兵登岸。荆鄂都統程鵬飛擊却之。阿朮自引兵進。大戰中流。鵬飛軍少却。阿朮乘勢追擊。遂登岸。奮鬪數合。鵬飛被重創走。伯顏別遣兵攻取陽羅堡。夏貴聞阿朮渡江。大驚。引麾下先遁。

諸將多降元

徵勸王兵

范文虎降元

賈似道兵潰

漢陽守將王儀以城降。伯顏朱禩孫欲援鄂州。急途聞陽邏堡敗。亦引兵奔江陵。於是鄂州援絕。勢孤。守將張宴然程鵬飛度力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元。伯顏遣諸將攻下荆湖安東州郡。德祐元年正月。詔天下勤王。李庭芝夏貴等引兵入衛臨安。上疏責賈似道誤國。似道不得已。督舟師十三萬人至蕪湖。聞元軍順江東下。逼建康。將赴安慶。府牽制下流之敵。會安慶守將范文虎降元。似道不知。所出麾兵退於珠金沙。以此十三萬衆一時潰散。

無敢留者。似道遂奔揚州。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諸城皆棄守。遁淮泗州。郡降元者。前後相繼。二月。元將史天澤自郢州移病。北至真定而卒。天澤自少壯出為將。入為相。五十年矣。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讀書。論議多出人意表。而上不疑。下無怨。臨其卒。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大兵渡江日。慎勿用殺掠。其他語不及私。元人聞之。皆悼惜。以比唐郭子儀。宋曹彬云。此時賈似道在揚州。上書請遷車

元史天澤卒

再徵勤王兵

文天祥起義兵

駕於閩越。避賊鋒。太皇太后謝氏不許。再下詔徵勤王兵。無敢應者。惟張世傑帥所部入衛。左相陳宜中等驚異之。世傑見臨安危急。出復饒州。以塞元軍衝路。初。勤王詔書至贛州。江西提刑文天祥奉讀涕泣。即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得衆萬人。遂入衛。天祥。吉州庐陵人。理宗之朝。以試科第。一直學士院。後以忤賈似道旨去。已而奉職江西。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充軍費。或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

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步一騎赴難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又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感動先是建康留守趙潛盡奪城中金帛逃權留守趙准危懼至是殿前都指揮使韓震謀劫上遷都陳宜中以計誘殺震震部曲大闕犯闕為

趙准死節

禁兵所敗走建康與都統徐旺榮謀開城迎元將伯顏趙准不聽拒戰死之建康乃陷淮趙葵之子也三月元兵逼臨安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拒之元將阿里海涯敗荆州進攻岳州總制孟之紹以城降元監鎮司馬夢求帥餘衆與海涯戰數日遂死之夢求司馬光五世孫也四月海涯寇江陵守將朱禎孫高達以城降元於是荆南州郡皆陷元將阿朮張弘範寇揚州賈似道留李庭芝拒之自駕輕舟潛還臨安丞相王爚陳宜中等劾其不

司馬夢求死節

賈似道伏誅

忠不義之罪。似道俯首請哀。庭芝既與元兵戰。不克。將士多死之。庭芝不得支。五月。棄楊州。走還臨安。七月。詔貶似道於漳州。途所殺時。元將伯顏自建康。阿朮自楊州。阿里海涯自岳州。進兵凡百五十萬。三道攻臨安。所過州郡連降。李庭芝、夏貴等諸將及朝士多遁。張世傑將五萬人守獨松關。文天祥將二萬人守吳門。陸秀夫將勤王兵四十餘萬。守臨安宮城。天祥告世傑曰。僕與君以兩軍堅守閩廣。而京城王師血戰。則可期勝於万一也。世

三忠臣守臨安

陳宜中議和罷兵

李芾起義兵

李芾死節

傑大喜。即議出師。陳宜中沮之。遣使元軍請和。遂矯詔罷世傑天祥兵。潭州節度使李芾嘗忤賈似道旨。貶官為湖南提刑。至是募壯士三千人出援潭州。與元將阿里海涯戰。屢敗元兵。固守潭州數月。海涯不得進。日益兵攻潭州。景炎元年正月。潭州窘急。李芾度力不支。舉族力戰。悉死之。士卒無一人降亡者。亦皆戰沒。潭州遂陷。此時獨松關及其他諸關守兵皆已潰。初陳宜中議和。約自詣元軍。久之狐疑不決。元將伯顏大怒。以為宜中以詐

三宮理宗后謝氏度宗后全氏及儲貳福王與

陳宜中遁竄

文天祥使元軍

偽緩師期。乃令諸軍急攻臨安。自帥麾下進次皋亭山。阿剌罕、董文炳等諸將皆會。縱遊騎犯臨安北闕。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泛海。自帥眾背城決戰。宜中不許。遣使元軍。上傳國璽以請降。伯顏受之。使宜中出議降事。使者未還報。宜中遁竄於温州。明日。元使來勸世傑、天祥等降。世傑大怒。斷使者舌磔之。詔以天祥為右丞相。天祥辭不拜。乃補樞密使。與左丞相吳堅偕赴元軍議和。伯顏不答。見天祥舉動不常。留之軍中。遣吳堅歸。天祥大

元伯顏拘留天祥

謝枋得起義兵軍敗奔建寧

怒。面責伯顏。伯顏欲降天祥。乃諭曰：「請卿勿怒。今日之事當與我共之。」天祥益怒。伯顏命忙台、古唆都二將羈留天祥。世傑聞之赫怒。謀襲伯顏營。奪天祥。吳堅矯謝太后旨止之。世傑度事不可為。帥部兵去。赴定海。謀宋室再造之策。皇叔秀王與畢畏趙氏之胤悉沒於元。奉皇兄益王昰、皇弟廣王昺航海南遁。先是知信州兼沿江察訪使謝枋得散家資募忠義軍。得壯士萬餘人。以守江東。伯顏遣呂師夔等兵數萬擊之。枋得力戰數月。至是大

恭宗昇隆元

臨安陷

駙馬天子女婿也

苗再成謀奪車駕不成

文天祥脫囚

上都燕京北八百里即開平府也

戰於安仁矢盡而敗遂奔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三月元兵入臨安右丞相賈餘慶奉三宮出降詔諭諸道罷兵明日伯顏徙上及三宮並傳國璽於北左右丞相吳堅賈餘慶及駙馬宮人等從而北行者數千人真州守將苗再成欲奪車駕以部兵要之途為元兵所敗遂死之伯顏使阿答海等入宮城悉收寶器軍器天祥亦既所囚北遷行至鎮江得間逸去五月三宮至上都元主忽必烈封帝昶瀛國公帝昶在位僅二年後為元人所殺

端宗即位於福州

文天祥遁還至行在

宋人遙奉謚曰恭宗益王廣王由海路遁至温州蘓劉義陸秀夫會之陳宜中張世傑亦以舟師迎之福州宜謝太后手詔召諸路忠義秀夫世傑等相議立益王昶是月昶即位於福州尊其母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改封廣王昶為衛王宜中為左丞相世傑為少保兼樞密副使秀夫直學士院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拜右丞相六月文天祥由鎮江遁還至行在詔拜右丞相天祥以國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拜仍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

馬是月元將伯顏凱旋北至上都元主命諸僚郊迎大賞其功勞聞宋主復立遣諸軍來寇又天祥出次温州募勤王兵遂復劭武軍是冬進次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帥所部來會時元兵侵贛州勢甚猖獗元將阿剌罕董文炳至建寧進逼福州陸秀夫與陳宜中議不相協謫居潮州於是士心多離宜中世傑度力不支奉上及衛王楊太后航海遷廣州秀王與翠右丞相李庭芝等督諸將拒元軍於處州阿剌罕等帥大兵來襲秀王逆戰於

車駕遷廣州

秀王戰死
馬壁死節

文天祥斬叛將
吳浚

瑞安不克秀王及弟與慮等諸將十餘人皆死之二年正月元將阿里海涯已敗廣西斬守將馬壁進攻汀州文天祥欲據城拒守察知汀州黃去疾有異志退軍漳州都統吳浚留汀州不至遂與去疾俱降元二月吳浚來傳海涯旨勸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手斬之此時元軍入廣州連陷廣東諸郡天祥謀帥所部入衛行在道阻不通乃出兵江廣間攻復梅州五月張世傑等力戰復廣州潮州天祥自梅州進出江西遂復會昌縣趙時賞張日

天祥軍敗

中以所部來會。六月，天祥敗元人於零都。次興國縣。使時賞日中復吉州。進圍贛州。元將李恒偵天祥營中兵寡，合眾數萬襲興國。天祥遣麾下二千人迎戰，不利。遂棄興國南走永豐。守將鄒淵有眾數萬，望風先潰。李恒乘勢追天祥至方石嶺。天祥部下留信等數百人，以短兵反戰，悉死之。天祥獲間至空阬，會趙時賞、張日中、班師救天祥。大與李恒戰。日中身被十餘創，猶奮鬪，斬十餘騎，遂死之。兵盡潰。時賞所擒元人問曰：汝為誰？時賞給曰：我

張日中，字節，日中，橫溪先生，十四世孫。

泛海遷潮州

姓文，我名不問而可知。元人以為天祥。天祥由是得與長子道生及杜濬、鄒淵等數十騎逸去。僅至循州，散卒頗集。然天祥妻及二少子、幕僚客將皆被執。已而李恒併時賞等悉殺之。惟送天祥妻及其二子於燕。二子死於道。八月，張世傑出師攻泉州，不利。上航海遷潮州淺灣。十一月，廣州復陷。元將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張世傑力戰不利，奉上走秀山。遂至井澳，會颶風壞舟。從兵多溺死。上震驚發疾。十二月，劉深復襲井澳。上遷謝女峽。陳宜中

端宗崩於碭洲

帝昺即位於碭洲

赴占城募兵。遂不還。天祥久留循州。為元兵阻路。不得詣行在。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欲赴之。行次勤王兵。三年三月。次灑江浦。軍稍振。四月。上遷碭洲。未幾崩。年十一。謚端宗皇帝。群臣乃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天業者。今尚有士卒數萬。天若不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遂與眾共立衛王昺。時年八歲。是月。昺即位於碭洲。改元祥興。生母楊太后。同聽政。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與少保

帝昺遷厓山

張世傑大敗元寇於厓山

樞密副使張世傑同執政。五月。世傑出師討雷州。不克。世傑以為厓山在新會縣南海中。巖山對立如兩扉。潮汐所出入。天險可以扼。鎮戍據以固。六月。奉上而遷。於是閩廣將士多來集。元主聞之。遣張弘範李恒等來襲。世傑擊却之。七月。元將阿里海涯帥舟師十餘萬。合弘範恒等兵再來攻。世傑據險拒戰。復大敗之。八月。文天祥在惠州。聞上即位遷厓山。上表自劾。敗於江西之罪。且請入朝。優詔不許。加少保信國公。命禦南侵之賊。天祥復移